



悵  
惆

馮  
都  
良  
作

悵  
惘

馮都良作

## 序

胡仲持

這本小小的集子，包含着短篇小說十三篇，——這些都是都良近三年來的作品，有的在日報上登載過，有的在雜誌上發表過。我把這些作品整理一下，教書局付印，纔成了這一本集子。其中我所最喜歡的是「悵惘」一篇，所以我便拿悵惘來做這本集子的總名。

都良是我最相知的朋友，我和他同過學，到如今還做着同事。他的家世，和他歷來的遭遇，在他的朋友們中間，我比誰都知道的詳細些。記得似乎有一個批評家曾說過：「要完全瞭解一種作品，首須知道作者的生平。」照此說來，我也許可以算是能夠瞭解都良作品的一個人罷。因此我敢放肆着在這裏寫一點我的意見。

這裏幾篇作品所描寫的大都是人生的平淡無奇的一點痕跡，並不是什

麼奇詭突兀的情節。現代名家的作風，大抵有着這樣的傾向。因為專着眼於情節之奇突的所謂浪漫派小說，現在已經成爲過去了。描寫人生一部分的瑣屑事情，並不是一件容易事，這往往容易陷於使讀者索然寡味的弊病，然而都良却具有敏銳過人的觀察力，能夠注意到人家所忽略的地方；他又善於運用他那委婉的文筆，以表達任何深邃曲折的思想；此外他又富於濃厚真摯的情感，往往散布在他的作品中間，引起讀者的共鳴。因爲有這幾種的長處，所以他大部分的作品，雖描寫着很平凡的人生的片段，也是精采而不沈悶的。我現在且舉幾個例罷。「悵惘」叙着缺乏性的慰藉的王阿曲，對於幸福的兩性生活的嫉妒有一段道：

『一路走去，全不會有人和他招呼。今天路上的行人分外多：一對一對的，觸目皆是。攜手挽臂，種種肉麻的情形，王阿曲看了，頗憤憤，以爲有意侮弄他。甚而至於洋公司裏看門阿二，也挾着一個婦人，

在他面前走過，這格外使他不快。他心裏惱想着「天地之大，竟沒有我的一對！」這實在不像一個獨身主義者的論調。」

看了人家肉麻的情形，竟以為是有意侮弄自己，這種意境豈是一般淺薄的作家所能體味得到麼？又「母親的心」描寫着母親愛子之情，有一段道：

「當他吃的時候，三個人都旁坐着看他，母親更注意他的面色，又過來用手摸他的背部和臂膀，爽然道：「看你面色倒好，身上肉依舊不多。」他立時明白母親的意思，想格外用有力的口吻去抑止她纔萌動的憂思，就道：「母親說我身上不胖，但是我的體力實在好，這一年中連頭也不會痛過一次，胖不胖倒不成問題呢。」姊姊也接着說：「身體果然較前強得多了。你看他行走時兩腳放下去很有些堅實的意思。」母親聽了，這纔愉快。」

作者把一個母親關心愛兒健康的神情，活躍躍地顯現在紙上。這是何等真切的描寫啊！又「她的苦悶」描寫一個天真的少女和她的姐夫在一塊兒閒談的情形，很是細膩動人。有一段道：

「於是她真就備辦了麵包和火酒，立刻爲他烘炙起來，一雙潔白帶有寶石光采的纖手，不住的在他面前晃蕩運行，教他看了發眩，竟至停杯不飲了。她微笑道：「爲什麼不喝呢？你看窗外月色，何等清綺！你就爲這點分上，也該多喝一些。」」

這樣地形容兩性的吸引，真可謂神妙極了。又「遊藝會」有一段道：「最後一齣正劇開始時全場似乎比較的靜一些。劇中主要人物，自然是一男一女；飾的人也是一男一女。劇情似乎不很合式，然而藝術工夫確有可驚，男女做手都異乎尋常的細膩熨貼，表情之真切，真切到幾乎叫人忘却是在演劇了。這一層觀者沒有不歎爲神化，於是喝采拍

手，又一疊連三的起來了。」

這是對於性的吸引之又一種描寫法了。男女合演是每每於不知不覺中把假的感情轉變爲真的感情的，合演而促成愛戀者之多也就是爲此。這裏輕描淡寫的「真切到幾乎叫人忘卻是在演劇了」這一句，是何等高妙的一種諷刺呵！

這樣的例舉也不勝舉了。總之，我覺得幾個偉大的作家所有的奧秘，本書的作者已經有幾分是探得了。

這幾篇作品，有一個共通的中心思想，就是性（SEX）支配着人生。

——這也是著名心理學家弗勞特博士（Dr. Freud）所創的一種學說。他把人類一切的行爲都歸因於性。現代的心理學者大抵是信奉此說的。現在本書的作者竟不期然而然地有着相同的發見了，這種發見在「美人心」中顯示的最爲明白。這一篇的風格是獨創的，內中說是一個沈悶過度的青

年不要天公擲下的金鑽，也不要天公擲下的諾貝爾獎章，只見降下一位美人來纔覺得合乎自己切心的願望。這篇的寓意顯然是說一般青年煩悶的原因，大抵不外乎對於異性的要求。篇末說那位青年要和美人接吻時，忽發覺她的視線直注在獎章和金鑽上面，而絲毫不顧到他。這從女性的立點看起來，似乎有點和前意矛盾了；其實作者後一層的用意，乃是譏刺一般的女性在戀愛選擇上偏着眼於名譽和金錢，並非否認女性沒有性的要求哩。

都良在修辭學上的功夫是我所極端佩服的。他一向努力於古籍，到如今還繼續鑽研着。他在舊文學方面已經有了高深的造就，那些文言的作品，是為當今第一流的碩宿名儒所稱道的。他對於白話文比較的少做，然而那些少許的作品，從修辭學上看來，卻也無一不好。句法固然顯豁，用字尤極精當，至於詞藻之豐富，更不必說了。他的白話文所以做的這麼好，大概還得益於文言文方面的努力。我覺得在修辭學上文言文和白話文是有



着共通的途徑的。

這里十多篇作品除了文筆優美之外，每篇還都有一種新穎的風趣，這種風趣有幾分可說是從中外幾個名家的作品上獲得的。都良因為努力古籍的緣故，對於所謂新文學的作品比較的少看，然而他不看則已，一看便能够捉住那作品中精采的所在，他看一部書所得的益處往往比別的粗疎的青年看十部書還多，所以從他的作品裏面很可以看出從名家作品上所受的影響來。

這一本集子還不過是都良初次創作的一部分成績，然而已經很有可觀了。我想此後一定可以產出更進步的作品來，我希望都良格外地努力！

拉雜地寫一點勉強當作這本集子的序。

十四，九，二十，在商報館。

— 序 —

— 8 —

## 目次

悵惘·····	一
她的煩惱·····	一一
外慕·····	三五
游藝會·····	四五
美人之心·····	五七
回鄉·····	六一
優勝劣敗·····	六九
目次	
三張美術片·····	九一
元旦的湯團禍·····	九九
母親的心·····	一〇七

目次

正姑娘的入學問題	一一五
出嫁	一二三
謹愿者的失敗	一二七
怎樣關係	一三三
盤算錯了	一四一

## 悵 惘

一年到頭機械一般工作著的王阿曲，偶然得到一天「奉旨休息」的假期，便覺得有些手足無措。人家見他穿著半新不舊的寬博衣，在街上大搖大擺的踱著，也個個要奇怪起來，不免打問他一聲。他翹起大拇指來，揚揚的說：『奉旨休息！』

王阿曲是一個窮人，而穿長衣者。他當極不得意的時候，常常對着長衣發恨，他說：『爲要維持這半截東西，便教我多吃些苦。』這句話倒有  
—— 悵 惘 ——  
意思，被一般有同等感想的人，嘆爲名言。但是實際上，可說不定；因爲照王阿曲的能力估來，脫了長衣，便會得發，誰何人不能給予一些確實的保障。至於王阿曲，只發牢騷而不實行，也自有故。據他自己說：在前清是一個秀才資格，所以今日必須維持這一件長衫；而且他寫得一筆好小楷

，工整精緻，在普通抄胥中，要推獨步，這正是他維持長衣的利器，而長衣也是他發展本能的工具。有了這樣密切關係，所以無論苦到如何地步，王阿曲也不肯輕易脫去長衣，何況他現在長衣隊中，已占著些勢面呢？

王阿曲三十幾歲年紀，短小身材，面貌倒還端正，只是肩背微微有些聳起，窮苦出身，一向不會有過妻子。他自己說是抱獨身主義。據他幾個朋友說：他爲了境地關係，暫時做一個假借的獨身主義者，決不是他的本意。自從他充了一家洋公司的抄寫以後，他的主義，便漸漸有些把不住，或者竟有自己取消之一日咧。

王阿曲自從民國十年，得到發迹的機會以後，便把怨恨長衣的觀念，根本取消。因爲他現在確非長衣不行了。他得在洋公司裏充當抄寫，未嘗不是長衣的助力。那時他正在一個幫辦律師手下，做一個謄錄員，洋公司的經理到幫辦律師這裏來，見了他工整光潤的字，很加贊賞。恰好洋公司

裏，有一個抄寫，受了交易所的誘引，自己告辭出去，洋公司的經理，便把他要了去補缺。王阿曲是向來羨慕著洋公司的缺分的，現在廁身進去，足足有二十四元一月的薪水，自然高興非凡。而洋公司的經理，以爲王阿曲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人，應該有些感恩圖報的意思，所以特別加重他的職務，以示寵異。星期日大家休息，而王阿曲還是埋頭抄寫著，遇到特別的假期，纔許他自由。這在王阿曲，便認爲奉旨休息了。

陽曆元旦，當然是他奉旨休息的一日了。這天他睡到中午纔起來，別人逢著假期，只覺得光陰短，他却只覺得長，正因爲他是沒有家小的人，而又無其他消磨光陰的本領，平日機械一般工作慣的，忽然屯空起來，有些無所措手足的神氣。而且好好一個抱獨身主義的人，在這惆悵無聊的時候，不免有些羨慕家室的念頭。這在他也認爲有避去的必要，所以他決計出門，去訪一個朋友，預備同去喝幾杯酒，談一回心，隨路看看女人，倒

—— 悵 悵 ——  
是一個尋樂的方法。

看女人的念頭，近來著實在王阿曲心中，占了位置，雖然他自認是秀才出身，有時也很覺得看女人爲不正經；但是同時他又不知從何處發明一句『看看無妨』的妙話，輕輕掩護了自己的行爲。

王阿曲出了門，摸一摸身邊，鏘然作聲的，還有兩大圓，於是膽便壯了。他決意先去拜訪洋公司裏的司事陳先生，因爲昨天會同他約過一聲，而且知道他是社交場中的要員，想從他口中，聽到些有趣味的新聞，開一開心。

一路走去，全不會有人和他招呼；今天路上的行人分外多，一對一對的，觸目皆是。攜手挽臂種種肉麻的情形，王阿曲看了頗憤憤，以爲有意侮弄他。甚而至於洋公司裏看門阿二，也挾著一個婦人，在他面前走過。這格外使他不快，他心裏惱想著，天地之大，竟沒有我的一對。這實在不



像一個獨身主義者的論調。

當王阿曲發風動氣的時候，而眼前的豔遇也來了。一位海軍裝束的女學生，急匆匆的迎面走來，於漫不經意中踏了他一脚。王阿曲的腳上，立刻覺到痛。一看是女學生，便木然無語，心中着實轉念，或者可以得到她幾句道歉的話咧。其實王阿曲若是一個西裝少年，或是漂亮些的學生，那他的預想，一定不見得錯。不幸他是一個頭腦間帶有土氣的人，便不在女學生的眼中了。她不但不道歉，而且還瞪着眼叱他走路不生眼的話。這在一向不會和女人對過口的王阿曲承受着，似乎還以為值得。雖然心中頗不謂然，却沒有一些怒氣；更想藉此機緣，和她對談幾句。他就決意自己承過，向她賠罪。但是話未出口，她已走開，他也終於快快的走了。

既已到陳先生家的門口，便去按了電鈴，裏面一男一女的聲音齊問道

：『是誰？』『是我！王阿曲來看陳先生。』

陳先生來開了門。王阿曲使想進去。然而陳先生頗有些不讓他進去的樣子。他背後立著一位裝束齊整的婦人，沈着臉灼視要進來的客人，露出很討厭的樣子。王阿曲立刻知道事情不妙了。

『老曲！你怎麼會來。事情不湊巧，兄弟正要出去，怎麼好呢？』陳先生抱歉似的說，『不要緊！我也不是專來訪你的。但是你到什麼地方去？你的夫人同去麼？』王阿曲於失望中，故作從容的態度。

『我們看戲去，因為有她母親在戲園裏相等，所以不能不去。但是教你空走一踹，我總覺得於心不安。我想李大頭今天一定在家，他家離這裏不遠，你何妨去看看他。』

『那麼，我就看李大頭去。』

他們就此作別了。陳先生拉了他夫人向東，王阿曲摸著原路向西。他不時回過頭來看他們，但也怕他們回過頭來看他。到得大家見不得的時候

，王阿曲心裏又蒙上一層不快。

王阿曲已到過李大頭的家裏了。但是不到十分鐘便出來，因為李大頭正和幾個女眷們打牌。他一去便大掃他們的興，所以不得不即走。出來之後，着實有些惘然。他想一般有家小的人，簡直都這樣慢視客人，現在決計要找一個沒有家小的人去談談。於是想起打字的小汪來，頓時又覺得很高興。因為小汪卻是一個單身漢，而且向來不喜歡哄熱鬧，在這假期中，一定悄悄的獨處在寓所裏，正可拉他同去喝酒。於是王阿曲便一直奔到小汪的寓所裏。

—— 惘 悵 ——

小汪的寓處，有許多人合住着。小汪住在樓上一個廂房，王阿曲從前也曾到過一次，所以這番更不煩指引而上樓來。但當他未走盡路梯的時候，忽聞得一陣女兒笑聲，從小汪房裏直透出來。他懷疑着不敢進去，就在路梯頭叫起小汪的名字來。便有一個垂辮的姑娘，翩然從小汪房中轉到左

首的房裏去。小汪也跟著出來，用不歡迎的樣子，歡迎他進去。他微笑着

問小汪：『是什麼路數啊。』

『這裏房東的女兒，來跟我學打字的，你也以為驚異麼？』小汪以極從容的話，打破他的疑問。

『學打字！怎麼你的打字機，好端端用布蓋着，一動也不會動過呢？』

『王阿曲注視著打字機，對着小汪微笑的駁詰。小汪似乎有些慍了。他說：『元旦不該休息麼？你不負調查的責任，何苦細細的盤問，而且你這樣存疑，似乎也很對不起我。』』

於是王阿曲於大笑中，把這件事丟開。

『我們喝酒去可好？』

『今天我微微有些頭痛，不能去了。』

『然則在這裏坐談一會何如？』

『也好！但是我或者還要睡一忽兒。』

彼此沈默了一會。小汪今天似乎很不高興，王阿曲還不覺得，儘拿著話同他來談。而小汪只是神情不屬的對著他。

『我剛纔陳老二李大頭家都去過，』王阿曲熱烈的講。

『是是！啊啊！』小汪並不看著他而漫應著。

『陳老二帶着他夫人看戲去了。』

『是是！啊啊！』

『我看你神色不對。你有病麼？』王阿曲改變口風。

『還好！』小汪爽然的答。

於是王阿曲漸漸明白：小汪正在厭倦自己。便也不說下去。小汪也不向他發問。

彼此又靜默了一會。小汪站起來，開始在室中踱索着，似乎心中蘊着

異常的不快，逐漸表現到面部來。這顯然是下了逐客令了。無論王阿曲怎樣貧坐，也不能不起身告辭了。

王阿曲纔下了樓。小汪房中，又起了女兒的笑聲。王阿曲大爲嘆息，便決計不再訪人，一個人趑到酒店裏去喝酒。

王阿曲在酒店裏洪醉歸去，面上很高興。似乎已得到最後的安慰了。

## 她的煩惱

喝了幾杯酒，臉上一陣陣的發熱，心中突突的只是跳，她覺得有些酒意了，便把一盞粉紅紗罩的電燈臺，移到臥床邊去。一面捲起湖綠色羅帳的一頭，再把兩個潔白的西式枕頭，上下疊了起來。隨手拿了一張報紙，躺下身去細讀。她本來不會喝酒，今朝心中有了不快，纔想借酒力來發散一下；豈知酒一入腸，發出來的反應，并不足以適應她的要求，徒然使她心房更脆弱一些，更容易感受煩悶的牽引罷咧。

她攤著看的，是一張報紙的附張；上面載著不少筆記小說之類。現在她眼線所注的，却是一篇又像小說又像論文的作品；裏面講的，大概是關於配偶上的一種描寫，在怯弱的少女心理，以為很不好意思看的。所以當她讀到一半時，她把眼光向房內四面射了一遍，似乎怕人窺見她的秘密。

其實左右並沒有人，於是她又繼續讀下去。假若此時突然有人跨進門來，她一定把這張報紙拋下了。

文字上關於婚姻史的記述，是最容易挑動少女的心事的。何況她今日正爲着自己的終身大事發恨呢？她剛纔喝了酒，不足以排遣，如今又添上一些煩惱的資料。無怪她要憤憤的站起來了。她重複看了一看這篇作者的名字，然後把這張報紙放下。她在這時，似乎很怪作者不應該拿這些無謂的筆墨，來勾引別人的心事；又怪報館裏的編輯，不應把這類文字，刊登出來；終於抱怨到父母身上去，以爲父母太不體諒自己心事，冒昧的想把這嬌弱的一身斷送了。想到這裏，她大有不能忍受的樣子，於是跑到窗口，吸受些新空氣。那時窗外的月色，雪一般的瀰漫着。幾處零星的草樹，靜悄悄的浸在柔光中，帶著異常的媚態。颯颯的微風，挾著無限的清涼意味，送入她的鼻觀。於是她又立刻覺得融蘇了。



她立在窗前，眼望著如此清綺的月景，覺得腦中有無限的情感鬱宕盤旋，委實有些排遣不得。忽然想起父親臨行的時候，曾有一卷紙件交給她，教她以電話關照她姊夫，即刻來修改一下。她姊夫是一個精巧的技術師，這卷物事，大概是一張圖樣罷。她起初因為心事堆積，只管喝著白蘭地，竟把這事忘卻。現在平空的想起來，忙去看時計表，還只有八點半鐘。料她父母在戲館裏，尚有幾小時留連，叫他來修改圖樣正來得及，而且有人來和自己談一會，或者也可以豁去些心中的煩悶。於是她悄悄的走下樓去，打電話給她姊夫，叫他立刻就來。他完全答應了。她也不再回上樓去，把小客室中的電燈開亮，將室內的陳設，略為整齊一下，在靠窗一張桌子上，添蓋一張幕布，預備姊夫來時工作。一面吩咐廚媪，做兩樣下酒的小菜，因為她姊夫是喜歡喝幾杯酒的。

在她姊夫未來以前，她在客室中，默默的候著，心中仍滿貯着苦悶。

究竟她爲着什麼事，我在這裏似乎有報告的必要了。其實稍微受過教育的女子，一到十六七歲時候，大都能從自然的衝動中，注意到自己的終身大事——除是絕對錮舊的人，能够始終懵懂著的，——若在不體察的父母之下，便免不了發生苦悶了。尤其是一般醉心歐化的人，或是一知半解於新思想的，更重視自己的主張；往往因爲婚事上所懷不遂的緣故，引出她不可思議的病態來，或者更提出十分背叛天理的要求。這真可說是世界愈文明，人類愈進化，而苦悶也愈增進了。她是一個洋行買辦的獨養女兒。所謂姊夫，並不是她的親姊夫，是她伯父的女婿。她伯父一鄉名士，極愛她聰敏伶俐，從小就熱心授她文字。她的從兄，又是一個研究西洋文學者。她受了他們父子教導，很能得深切的領會；不要說韓柳歐蘇的文，都能瞭然於胸，就是擺倫薛雷的詩，莎士比亞狄根司的小說，也確經過她一番充實的研究。所以她隱然成了一個貫通中西的女文學家了。像這樣一個女

子，她的志趣自與一般做洋行買辦的人，處於絕對的相反地位了。在平常生活中尚無衝突之點，一談到她自己的終身問題，就引起她的苦悶來了。

在洋行買辦，心中計算著的相攸條件，當然以金錢問題爲前提了。據買辦語人，他擇婿的目標，倒不在乎門閥，而側重於人才主義。但於語氣之中，足使聽者恍然於他之所謂人才者，是只指賺錢的本領而言。這一層在他詡詡自矜之中，早給予他女兒以無限的失望了。現在正有人來給她說媒，開宗明義便說小官人是一個銀行的練習生。這練習生云者，便是將來銀行總理之謂也。這顯然是能賺錢的了。買辦聽着，早已點首。媒人接下去說：他父親又是一個錢莊的老板。這句話對於賺錢本領，益發有了根據了。其餘媒人的誇話，且不必提他。總之，以一個銀行練習生，而又有錢莊老板的父親，便是買辦合格的要求。於是買辦熱烈的同情了。媒人爲了表示慎重起見，還主張約定一個日期，兩家父母互帶著兒女，在戲園中會

約定日期，她堅持不去。買辦夫婦，以爲女兒怕羞，事實上萬難強行，只得獨自去鑒賞那位未來的女婿。其實她不但怕羞，而且懷恨，因爲她縣邈的情懷中，因學問思想的推移，早定下一個合理的夫婿資格。這銀行練習生算什麼東西呢？父母不諒，違格而求，叫她暗暗恨得什麼似的。至於自己雖有主張，終究因爲怯弱的緣故，不能公然向她父母提出；而且曉得父母正爲酷愛自己，更要貫徹他們的目的，自己主張萬難爲他們所容納。這樣解決不了的一個問題，便把她帶到苦悶的極點了。

現在她悄悄的正想：戲館一面之後，會不會便成了交？假若父母看了不中意，或者因爲彼方看不到自己，無形中吹散了這件事，倒還可以暫時安一安心。萬一事情竟爾步步逼緊起來，那便怎麼得一個自處之道呢？想到這裏，不由她心房驟縮了。

忽然間，電鈴聲猛震一陣，她立刻曉得姊夫來了，便於倉卒中收斂心事，盈盈的站了起來。預備到門首去迎接她。還未曾走出客室門，一陣橐橐的革履音波，已從侍媪招待聲中，脫離了石級而入地板。由是傳遞而進，終至於一個偉長的男子身軀，矗立在她面前了。他穿了一身嶄新藏青色的洋服，挺白的領巾，蜷曲的頭髮，手裏提着一隻黑皮的小挈篋，與她問訊時，神情異常和婉。接着說，『叔父們想是看戲去了，你終究避着不去麼？』他說這話，分明已經了解內幕的一切，故語時注視着她微笑，含着一些滑稽的意味，她不禁剎時紅暈了。

在一杯茶未曾喝完以前，她便將父親囑他修改的圖樣，取了出來，請他着手。她唯恐時間不夠，所以這樣的急急。他展開一看，不禁啞然失笑道：『我道是怎樣費時的一回事，不料只這一些些的修改，半小時就可畢事了。』於是他在黑皮小挈篋內，檢出打樣用的器具來，就靠窗桌子上，

依照圖內註明要修改的幾點，細細的運用手腕。果然不到三十分鐘，便告完竣。這在她認為何等驚奇的藝術啊！

當他埋頭工作的時候，她坐在對面，靜靜的看著他。有時把視線移向窗外，對著清幽的月色，出一會神。可是她終不會用言語來同他問答，惟恐妨累他的進行。他也正注意在一張紙上，並不理她。偶然抬起頭來，看她一眼，很迅的一瞥，她已立刻察覺，便也轉過臉來看他。當他們視線互觸時，彼此各微微的一笑。在他或者還不為意，而她却覺得他的目光，不但婉約動人，而且還含有一種神秘的籠罩意味，能夠使她恍如得著奧援似的，膽量驟然壯大起來。她相信他確能解決自己心中的苦悶，於是決意一遇相當機會，要把今日的事同他商量了。

他把圖樣修改停當，放下手中用具，兩手交互的搓著，視線仍然注在紙上，覺得一無弊病。這纔立起身來，開始向她發言道：『珍姑娘！你看

這樣不至於有錯誤罷？」她正在對面倒觀著，見問便走了過來，立在他的身邊，一同看了一會。她似乎因為自己並不了解此中藝術的門徑，不敢發批判的論調，所以對著他不曾有一句相當的贊詞，而只是說：『這是你的過謙罷！當然不至於有錯誤的。現在可以把他收起來麼？』他說：『可以收去了。』於是彼此各忙著收拾桌上的物事。當她已將紙件卷就包好時，他還未曾把小皮篋整理完畢，她就在電氣茶壺中，倒了一杯茶，放在桌上，很不經意的同他扯談起來。他把小皮篋料理停當，回到椅上坐下，擎起茶杯，細細的啜著；一面仍繼續地與她談話。他把一杯茶喝完，看了看腕表，意思是要告別了。她無限失望似的問道：『你要去了麼？』『是的。將要十點鐘了！』『你能再留一刻麼？本來我不應該屈你在這麼無聊的地方多住的。但是今夜母親他們都不在家，我一個人實在覺得太孤清了！同那些老悖的廚娘們談著，又十分無意味，所以非分的請求你，再給我做一

會伴。等到他們回來時，用我們汽車，送你歸去。我想姊姊總不至於嗔怪你罷？」她說著不自禁的笑了起來。他也笑道：「姑娘們說話好厲害！教我不得不順從你的請求了。」

她高興著叫廚娘搬進先前做下的小菜來。一面親自開了陳白蘭地瓶，斟在一隻長脚的六角形藍玻璃杯裏，送到他的面前。她的意思，是利乘他多喝幾杯酒，可以聽到他更有意義些的議論。因為他平日自命精細，對人談吐，總是不著邊際。即使人家是真誠向他商榷的，唯在露醉之後，還能慷慨發揮幾分真實的見解。她今日想探討他的意旨，來解決自己的終身大事，便不能不借此一著了。

他本來一見酒就會心喜的，何況在如此風光旖旎之中，精緻的小菜，玲瓏的杯棬，一切都足使他愜意，自不由他不開懷了。他剛纔喝完一杯，她立刻又來替他斟上。他道：「我胃裏空虛了。怕不能多喝呢！」她說：



『你儘管喝。我來替你炙麵包點飢。』於是她真就備辦了麵包和火酒，立刻爲他烘炙起來。一雙潔白帶有寶石光采的纖手，不住的在他面前晃蕩運行，教他看了發眩，竟至停杯不飲了。她微笑道：『爲什麼不喝呢？你看窗外的月色，何等清綺！你就在這點分上，也該多喝一些。』其時他斜靠在安樂椅上，一副玳瑁夾金的時式眼鏡，在電燈下看起來，會變淺紅色的克羅克玻璃片，襯著他白臉上，因白蘭地而泛出的微紅，手裏又有碧藍的玻璃杯映耀生光，分外覺得風采奕奕。這在她看來，也以爲驚奇了。

寫到這裏，我筆端忽然躊躇起來了。憑是怎樣開通的世界，在如此孤清的月夜，一個還未曾揭開戀愛之幕的少女，對着她素所欽佩的漂亮男子，悄悄的談著看著，彼此發覺了對方的優點，而沒有第三者攙和其間，這是何等動人的事！讀者於此不免要起一種推想，以爲如此下去，作者的筆，要跟著他們墜入三角戀愛的漩渦中去了。結果說不定還有一幕慘劇出現

。因此或者便有神經過敏的，早已怪著作者，謂不應來宣傳這樣不規則的愛的發展。其實這些推想，完全錯誤。我敢担保他們決不至於造成如斯的局面的。不但分際上無此可能，就是心理上也難一致。他固然是一個純然理性化的自重者，並不苟且把人當作戀愛的對象的。她對於他，也只限於敬仰而止，大不了把他如度量衡一般的當作比較的標準，於茫茫人海中，推求夫選，可以格外便利一些罷了。至於在特殊環境支配之下，彼此心理上受了不可思議誘力的壓迫，因而發生一縷綿邈的興奮的非分之想，卻也不能說沒有；但是思想是凌亂不負責任的，而且一飄瞥的衝動，事實上並無何等影響，我們也只可胡亂放過，不必苛求了。

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，她所要商酌的問題，還絲毫未曾提及。心中一急，手中的麵包，也跟著焦了起來。她猝然撤回了手，視察麵包，內外都已成熟，便遞給了他。以後他們就以麵包為談話的中心了。起先是談些

麵包的種類和吃法，漸漸移及於別項的食料，因論食料而由她問起他家居的日常生活來。最後論到她姊姊的身上。她忽然得著機會似的慷慨說道：『像我們姊姊，不可說是不幸福的了。出嫁了幾年，依然保守著女兒時代的活潑愉快。正唯她生活是安定的向上的，不曾經過幾微的挫傷，纔能如此罷！其實女子嫁人，真是畢生一大怖事，轉移全局的關鍵，就在乎此！我嘗說過，當新嫁娘坐著彩輿抬出家門時，當前的路分明著有兩條，一條是送往愉快之域的，一條是牽入陰慘之境的。命運的支配全視此一分道之頃，以後的補救就難了。我覺得普天下的女子，嫁了人終多不如意的。真不曉得是誰的罪惡？』她說到這裏，訕然而止，面上滿露著悲涼之色，兩目直注視他，靜待他的回答。

『普天下女子嫁了人總多不如意的……』這是她對他的大挑動，含有一種激戰的意味，要引起他的架搭來。其實以一個未嫁人的少女，對著男

子發出如許激烈的言論，在頭腦稍舊的人聽了，不知要怎樣的驚奇駭怪！說不定還有人說，她是一種勾引的作用，這真是可笑咧！至於他腦子裏充滿了新思想，又一向把她當作弱妹看待的，自不至引以為怪。他起初還想用言語來打趣她幾句，後來一見她悲慨不勝的樣子，曉得她對於自己的婚事，懷有滿腹的牢騷，這正為他所欲知的，便也立刻換了義憤之色，向她說道：

『好一段沉痛的議論！教人聽了，何等感慨！不要說你們同性中人，引以為然，就在我們男子，也當表十二分的同情。可是你說的普天下女子嫁了人總多不如意的這一層，我卻以為言之過當。固然有一部分男子，陋質薄行，極端使一般正在衡求配偶標準的女性失望，但是優秀健全可以滿足她們的要求的，也未嘗沒有。你只說一句總多不如意的話，這是何等籠統的見解，非出於一時之偏激，便陷於觀察之不周。我並不來替男子辯護

，卻要對你謬誤的觀念上加一些相當的糾正。我希望你把眼光放得遠些，不要儘發消極的空論罷。」他說這話，確非以男子地位來指斥異性的高論；實在是對於她的一段忠告，並且希望她聽了這一席話，對於自己婚事的傾嚮，更有一些明顯的表示。

她雖然很了解他是一種善意的勸告，但終究不肯屈服於一個男子的詞鋒之下，所以她聽了，略略把頭一扭，又微微的一哂。在這剎那頃，她端肅而美麗的臉上，顯然的現出處女的驕傲來。他對著悚然，怕她要生氣了。可是她並無怒意，接着用一種更宛轉的口吻，淺笑着對他說道：『你的話固然不錯，但是有一個很深的誤解；就是我之所謂不如意，是指嫁後的一切生活而言，你卻拿來當作狹義的對人的不滿，所以對我有眼光放得遠的勸告。其實我正唯放遠眼光，纔有這樣的見解咧！我以為女子嫁人以後，不單是因為夫婿人格有缺點，而獲得精神上重大的失望，便是家庭組織

的不宜，以及種種意外的糾纏，也足以造成她心境的不安，而感到無限悲哀的。且即就人選而言，無論他是藝術家思想家，被社會稱作怎樣上好的人才，但使他只以別的目的爲重，不肯施愛於他的妻子，則在她也有什麼意味？更有一般暴躁的男子，在社會上比較的沒有惡迹，便十分自滿起來，很奢切的責望着她，任意支配他的意旨教她奉行。自己固然不肯體諒她一些意思，而且還時時表示對她的不滿。這樣不堪的待遇，即使他真是一個有學問的人，她也已覺很不值得，何況更是不甚可靠的呢！因此我覺得女子嫁人，有三重條件，應當注意的。第一是對方的性格與能力。第二是對方的家庭組織狀況。第三是對方的性情及其諒解精神。只注重門戶產業而忽視人才，與夫只注重人才而不問他的性情及家庭狀況，實在是一樣的錯誤。但是天下能獲得這三項條件的，能有幾何？我這纔敢說不如意的人多呢。」她起初宛轉而道，說到中間，神情又激越起來。終結數語，畢竟

因爲自己還是未嫁的女郎，發如此露骨的主張，略覺嬌羞，語聲也漸趨低微，有些囁嚅光景。終於看到他端坐傾神而聽，并無詫意，便也坦白的說下去了。

他聽了她的話，心中暗暗吃驚着想：『新女子的個性，發展得好厲害！她們簡直要把一切人類的羈絆都擺脫了，自由在地過她情感上的美滿生活。但是事實上怎麼辦得到呢？現在社會的組織，還沒有改變，大部分人的腦子裏，依然充滿着舊思想。她們却紛紛要求新的生活。結果徒然造成一種鑿柄的情形，較之朦昧無知的人，豈不要更多一層苦惱麼？』他想到這裏，著實爲她們歎息一番，口中不自覺的衝出非難的論調道：『吾妹所論，痛快是痛快極了！只是我總覺得過分一些。我們既已到社會裏，便不能不適應社會的環境，偶然有幾件不能避免的糾纏事務，也只能受他的牽掣。若一味任性而求，遇到幾微的阻碍，便表示無限的幽怨苦緒，這決

非常人持躬之道。至於像你所說種種對於夫婿的猜疑恐怖，更是完全屬諸過慮。但這是未嫁女子的普通心理，我正不必向你提勸告，將來要有自己覺悟的一日咧。」他說時，對她微笑，接着說：「大凡一般女子，在未嫁以前，總是抱著倔強的態度，以為將來決不向夫婿低首。決不以細事為她夫婿服務。待到既嫁之後，則又把向來一鼓之氣，壓到水平線以下去了。這絕對不用詫異，自然的結果是如此的，算不得軟化，更算不得屈服，只是一種合理的諒解精神。不如此也不成其為家庭。話雖如此，人選終究是要慎重的，你所主張的三項條件，我也認為極合理，現在我且問你，你對於此番提議中的婚事，作何表示呢？」

他末了一句話，當然是她所最欲聞的了。她本來要表白自己的意思，只苦於沒有相當的機會，有了這麼一問，便可讓她儘情地宣發了。但是他還怕她含羞不肯直道，所以於發出此問後，特別把態度斂肅起來，顯示著



異常誠篤的神情；意思是叫她一切不必掩飾。這在她也很了解，略一沉思，便明白的對他說道：『關於這件事，我早想抗議了。總以習俗累人，說出去唯恐被人笑話，除非聽者是一個了澈真義，而又能深悉我之爲人的。父母雖然愛我，終究不便直說。旁人更無論了。私心計議，可以供我商量的，唯你一人。你能否將此中經過情形，報道我聽。因爲他們都還瞞著我，我現在所知道的，只是一鱗半爪，教我萬分難受。至於我之爲人，本來已不甘順俗，讀了幾年書，更覺思想上有特別變遷的地方，生性又拗執不過，經不起挫折的。萬一遇到過分不特意的事，決不能如你所謂適應環境而浮沉著，說不定要索我於枯魚之肆了。你是極明白事理而又一向肯看顧我的，替我設想，該怎麼處呢？』

他一句句聽著，點首不已。他本來很不贊成這次的媒事，現在聽了她一番懇切可憐的話，更深深的同情了。他心裏想：『如果她父親不體察她

的心思，貿然的把她打發到一家爲她所不願去的地方，也許因此便葬送他可愛女兒的一生了！她處在這麼危險地位，誠然有說不出的苦悶，自己以至戚關係，在理不應作壁上觀。』想到這裏，便慨然認爲有援助的必要了。

他於未晤見她以前，心中已有了一種爲她設想的拒婚計畫，只是未必肯說出來；因爲他向來怕負責任，又恐以此開罪於她的父親。但在那夜，情形却有不同。一則喝了幾杯酒，激盪了他的俠腸，二則她一番懇摯悲慨的話，委實使他萬分感動。所以他毅然向她說道：『我不聽到你的話倒也罷了。一聽了你剛纔一番訴說，我就不得不勸你拒絕這次婚事的提議了。因爲就你所說，我已完全明瞭你的爲人，決不能同那一家對親的。如果懵然的走過去，一定可以造成你全部的不安。我雖然很明白俗例，是不該破壞人家婚姻的，但爲救濟你的將來起見，不得不在此時，對你直說了。我

於那家情況，知之極詳，他們從前會同我家結過毗隣，所謂小官人者，——就是要同你結親的，——又是我的學生。所以我纔有這樣澈底的了解。他們家裏，確有幾個錢，他父親是一個十分鄙吝守舊的人，他母親性極悍潑，不時同他父親反目。他從小不好讀書，在學校裏只習些胡調之事，執袴氣絕深，現在雖在一家銀行裏充練習生，而於行事一無所問。實際上練習的，却是一些嫖賭之學。銀行裏的當事人，挨著他父親的面子，絲毫奈何他不得。他因此更得任意胡調，這些話都是他行裏一個文牘先生對我說的。這樣人家，你怎麼可以過去？我本來早想對你父親提出勸告，教他不要答應。只因他對我的意見，向來處於反對地位，凡是我所說的話，幾乎都不中他的聽。而且他又是成見極深，帶些剛愎氣的，或者因我一句反對的話，倒反促進他嚮往之心，事實上豈不是重誤你麼？爲此我不敢同他直說，只能悄悄的告訴你，還是你自己打定主意罷！」

她聽著他的話，逐漸的低下頭去，面色時時翻變，大有倉皇的樣子。最後發出嬌楚之聲道：『是啊！這怎麼好呢！我父親爲人誠有如兄所謂，成見極深，帶有剛愎氣的。即使我鼓著勇氣，向他說明不願，也未必能獲他的諒解。但是這樣人家，教我過去，也是萬萬沒有的事。必不得已時，我只能一死自了罷。』她說到此時，真覺悲惋不勝了。

『死是什麼話！決心倒應該表示的。』他懷有充分定力似的，從容著說，『表示決心，死以外，尚有一條光明之路，足以爲權宜自衛的。你忘却A女士的故事麼。我當時不曾對你說過，是一個緩兵之計麼？你還以爲不然，後來怎麼樣呢？其實這麼一回事，也已成爲社會上流行的公式了。你正不妨採用一下，救了暫時之急，後來改變方針，是不難的。你以此決心向父親表白，發言固較容易，收效也更可靠。不但眼前危急，可以避免，便是將來糾纏，也好豁除。以後儘有餘地，可以聽你徐徐衡求人選了。』

他們的談話，爲劇烈的電鈴聲所震斷。她曉得父母們看戲回來了，就擺手教他不要再說下去。但心中已恍然領會著他言中之意，臉上立刻現出一番流暢愉慰之色，更逗著無限感激的神情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洋行買辦終究不能得到這個錢莊老板的兒子，又是銀行練習生，來做他的快婿。這在他是何等的遺憾！但有什麼法兒呢？他女兒已是一個抱不嫁主義的人了。

— 燿 燿 的 她 —

## 外 幕

夜裏的鐘，報過十一下，鄰近人家，早已四壁沈沈了。而住在前街的張家樓上，一燈猶明，隱約還有琅琅的書聲沈沈著。這便是張先生異於人的地方了。其實張先生的家道尙未到小康之境，自己又只在一個女學校裏當教員，所入并不豐裕；平日對於經濟高頭，也很講究，絕對不至於有這樣深夜篝燈的浪費的事。而在這天却是例外。因爲他正找到一個出風頭的機會，與前途榮譽有關，不得不急急趕着做。時間匆促，便至於破例了。

—— 外 幕 ——

那時他正拿着一枝筆，顛頭簸腦的做一篇高談婦女問題的新論文，其實他這篇文章，與其說是新，不如說是舊；與其說是做出來的，不如說是編綴成的。因爲裏面一片恭維女界的話，什麼婦女應當解放，女子人格應當尊重，都在報紙雜誌上見過而又見過，竟是一種陳舊不堪的濫調。而且一到

張先生手裏，又不知把他來改變一下，只是拏著幾本雜誌，東抄一段，西襲幾句，胡亂成就了一篇。這便難說是做出來的新文章了。然而張先生不以爲嫌，他正預備明日送到女校裏新出的週報上去發表，以爲這樣偉論，發表出來，一定能夠博得全體女學生的同情，說不定便有人對他表示相當的敬意，甚而至於因敬而生愛咧！想到這裏，張先生便覺得樂不可支了。他一壁想一壁讀，讀到得意之處，禁不得要拍案叫起絕來，而惜乎旁邊少一個鑒賞的人，有雖有一個，却是沒有鑒賞能力的。其人便是他的夫人，那時正坐在他對面補襪子，全不理會他的神情。張先生未嘗不想把自己得意之筆，細細講給她聽，引起她的贊歎。但是他很明白他的夫人因爲不能早眠的緣故，正在抱怨自己，即使講給她聽，也不見得就來附和；而且講來也很費事，所以他終於沒有講。然也時時用眼去瞟她，而她只是不理會。於是張先生決絕的失望了。因這番失望，而引起他對於夫人的不滿來。



更因不滿於他夫人，愈覺得這篇新文章有發表的必要了。

自從這篇論文在女學週報上發表出來以後，不知道因為他的抄襲法有特別妙處呢，還是內地學校裏的人眼孔來得淺陋，全校女學生對於他都有些肅然起敬了。她們起先之看得起張先生，只因為他衣服還穿得漂亮，言語還來得輕巧，而於他的學問如何，並不曾考究過。現在纔發覺他於應酬工夫以外，還有一副淵博的天才，這不能不叫人歎服了。而且張先生在學校中，是一個數學教員；以數學教員而能發如許新文化式的論調，其能力便應取國文教員而代之。這一節在女學生心中，也認為有討論的價值了。

至於張先生在這女學校裏執教鞭，不過三月光景，在他個人的氣象上，已起了很多的變化。顯而易見的有三件事；從前他在別個學校時，是一個著名的戀家者；一退課便回家去，學校中什麼事情都不值他干預。現在却在學校中多畱時刻了。自從學生見了他的論文，對他格外表示好感以後，

他也更熱心從事，把行李搬到學校裏來住，甚而至於在禮拜六一天，別個教員都歸去的時候，他還因為要改數學課卷的緣故，仍獨留在學校裏。從前他是一心從事於數學的，數學以外的書，簡直一不去看；現在却能時時瀏覽新出的雜誌，對學生也講些新學說新主張，以至於有討論婦女問題一類的大文章發表，而數學一道，反不在他研究中了。從前他是一個深沈刻削的人，平日死板板的面孔，不常見他笑容，現在却涵養成一番溫馨婉篤的氣象，上課時節語軟聲低，著實容易使人受其感動，這種種都是他改變的地方。所以然者，一半因為他久處在羣雌包圍之中，無形之中受了女性的漸漬融化；一半因為他以師長資格，對此一羣學生，想於尊重女性之中，寓指導教化之旨。不得不力事揣摩，切求感孚。久而久之，便至於失却主觀，完全接受他人的暗示，正和受催眠術的人一般，以學生的趨向為趨向，以學生的意志為意志。這一節，我們甚應該可憐他，而稱之為教育家

似覺無愧於心；至於通常稱頌教育家一些庸腐無當的字，如「循循善誘」一句話，加在張先生身上，也似乎沒有什麼語病的了。

張先生對待女學生的唯一妙訣，便是把自己看得極渺小，渺小得幾乎不成其為師長，然後學生絕對不覺得他有可畏憚之處，而只當他是一個靄然可親的朋友了。張先生因此得到和學生接近的機會。非上課時間，學生常常到他的住室裏來，請他給她們做些代筆事情，甚而至於有拏校課內應作的圖畫，來請他代畫的。他一一答應，並不曾拒絕過她們一次。所以她們都異常感激他，也給予他一些相當的服務，或是代他整理書桌上堆著的書籍，或是替他摺疊亂放著的衣服。這在張先生便覺得非常高興。尤其使他欣幸的，便是小張的徽號，已播諸女女之口了。（註女女便是個個女學生的意思，列如人人）這小之謂者，本來是一種不重視的表示，而在這裏女學生的口中，却是親暱之稱。凡稱作小什麼者，即是引而近之的意思。

正唯如此，所以並不輕易給予人以小字輩，而其得到小字輩頭銜的，便如荷異榮殊錫一般的了。在這學校裏，從前有一位姓汪的體操教員。學生因為他生得短小精悍，面孔紅得像蘋果一般，曾經稱過他為小汪。自從小汪出校以後，便一直不會有過小，雖有一位圖畫兼唱歌教員極力運動這個小字輩，到底不曾成功。他快快至於如今。張先生以後來資格，居然獲厥勳號，真是萬分徼幸的事，其得意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張先生對著女學生，雖很渺小自己，一到家裏，便不同了。似乎他在學校裏所受渺小的虧，一一要取償於他夫人之前。於是他便張著傲兀之氣，指揮一切；他夫人也曲躬唯命的順從着，並不以他的不渺小為可異。正因為她是不識字的婦人，只知道尊重丈夫的命令，更沒有絲毫反抗的心思。張先生利用她這個缺點，便更擴張其夫權。雖然他在學校裏，常常發尊重女性的論調，但是他之所謂女性，大概是指一般有條件的女性，若像他

夫人這樣女人，便不配列在女性之內了。他近來確乎很看不起夫人，一踏入家門，見了他夫人篤實無華的妝束，板滯老成的舉止，淡漠不歡的神情，立刻便會頭痛起來。而且她當他在家時，總是忙碌着做事情，並不來同他盤桓；即使對話起來，也只是些枯燥無味的正經問答，不能使他得到一些甜蜜的快慰。這在他更引爲重大的失意。於是他往往在這無聊之際，想起學校裏的情形來了。課堂裏一排排坐着的，幾乎沒有一個不是伶俐活潑，風韻秀出的。偶然有幾個走過來問問字，那些帶媚的神氣，更引得他神往了。現在他細細看他夫人，妝束既不如她們的漂亮，行動復不及她們的天矯，甚而至於一盼睇一話言，都沒有她們婉嫵動人之處。這樣想下去，終至於恨恨而起，即刻回到學校裏去。

學校與家庭，在張先生看來重心點已完全易位了。從前只想退課回家的他，現在竟說起家庭空氣是冷酷的，學校空氣是溫潤的話來。這顯然是

張先生著了道兒了。幸而有一件意外的事，給他直覺上一個刺激，還能夠把他帶回到理解的地位上去。不然便危險了。所謂意外的事，本來也不是意外，而在張先生，却認為意外。他最看重最屬意的一個學生，最多到他住室裏來，據他說對於他最有意思的這樣一個人，突然有了出嫁的消息了。他初聽到時，著實有些惘然，繼而又起了恐慌。心中一輪，不要她因為與我有情的緣故，便鬧出抗嫁的事情來啊！這到有些為難了。其實張先生這層恐慌，完全屬諸過慮，因為她到婚期一近，便愉快無比的回家去。以後固然沒有聽得有如何抗嫁的舉動，去時對張先生並一些留戀惜別之情也沒有。於是張先生復惘然了。過了一節，他纔在路上遇到她，她正掛在一個闊綽少年的臂上，得意揚揚的走過，見了他只微微點一點首，并招呼也不會招呼。張先生這纔恍然於妄用其情，帶氣帶惱的跑回校裏，足足有一夜不曾合眼。

然而事情還不止此。張先生遇到這樣失望之事，不免有些心煩慮亂，對於到他住室裏來纏繞的幾個學生，便也懶於應酬。而那些養尊處優的學生，却絕對不肯體諒人。她們受慣了張先生尊敬的，現在忽而降了熱度，便都有些快快了。這樣便是不尊重女性，而不尊重女性者，便是大不道。她們一致的決議，以後不再到張先生的住室裏來。張先生接到這樣哀的美敦書，雖然誠惶誠恐，一時也不得補救的方法，只有徐圖恢復罷。其實以有小字輩頭銜的張先生，縱使一時失了學生的歡心，恢復過來，却也易如反掌。但是張先生的佳運不濟，正於此時，學校裏又添聘了一個教員。這因為校長先生覺得張先生近來對於教授數學，不很熱心，而最有勢力的校董兒子，正苦沒有地方。於是便請了他來，分了張先生一級數學去，又從別個教員手裏，分得一級英文。那位英算教員，剛從新文化發源地的大學畢業出來，自是一位嶄然的維新人物。到校不數天，便已儘量發揮他懷抱

的本能。於是全校的學生都悚然了。她們既目震於他鮮明的洋裝，復神馳於他嶄新的議論，不期而然人心一致的傾倒他，而把張先生當作『黔之驢』看待了。張先生既備受同事的冷遇，又突遭學生的嗤笑；於是此心大灰，覺得學校空氣，已從溫潤變為冷酷，而禮拜六這一天，也不能再在學校中改數學卷了。他悵悵的回到家去，一踏入家門，感到家庭中的空氣，已不如從前的枯燥。他的夫人雖還如從前一樣的對待他，一樣的篤實；一樣的老成；而在他看來，却似乎另有一番真摯誠篤之氣，適合於他的要求。於是他感悟到以前種種，竟是串了一齣無意識的滑稽劇。從此他便絕意於外慕；從此他又把學校與家庭的重心點易轉；從此他又從教育家一變而為家庭主義者。



## 遊藝會

陽歷新年畢竟不及陰歷新年那麼熱鬧而動人。元旦到了，家戶的生活，還不是同平常一般，除了幾面五色國旗，勉強被升在街頭，懶洋洋的隨風舒展外，更沒有一點可以表示人們是在過新年的地方了。市上林立的店肆，雖有幾家遵從商會的通告，掩上牌門，貼著休業一天的揭帖，但是——方儘說休業，一方仍然有門開著，容納一般登門購物的客人。街道上來往的人，也依然匆匆忙忙，奔走憔悴，臉上絕不會浮出一些蕭閒自在的氣色來。偶然有幾個學校，趁著假期，開個把什麼同樂會游藝會之類，湊集一班同學，男男女女，混鬧一場，售幾張入場券，倒還稱得起熱鬧。不過這樣玩意兒，在他們是常常舉行的，不一定就會使人感到新年的快樂。總之，陽歷元旦竟是一個無聊的元旦罷。

無聊雖說無聊，但在我們終年牛馬般工作的人，偶然得到一天休息的機會，終究是應當高興的。平日在我心裏旋轉著作樂的念頭，至是便一一衝動著，想求一個實踐。但是有限得很的時光，那裏應酬得過這些紛亂的欲望？經我通盤籌算之後，終於一起的把他打消了。

我決計安安靜靜的在寓所裏度過這一天。但是變態心理的興奮，竟使我不能有一刻的安靜。我總覺得今天是一個例外的日子，應該有一種例外的享受，再不能同日常生活一樣的沈悶著。現在包圍着我的，完全是一種日常的環境，這叫我那裏忍受得住？至少也得闢一條新鮮的路徑出來，於是我立即變更了初計，匆匆的跑出門去了。

一跑出門，我又茫然了。東西南北何處去呢？只在馬路上徬來徬去，瞻覽些兩旁恢闔輝煌的店宇，或是瞧著一般形形色色的行路的人。那算什麼一回事呢？無聊的情形，還不是同平日一樣？我悵悵的在街頭躑躅了一

會子，竟找不出一條適當的消遣方法來。

我深深的感到不安了，絕無意緒的跑回寓去。可是無聊的救濟，也於這時跟著來了。當我廢然的倒在椅子上時，一杯茶還未喝乾，便有客人前來尋我。他是一位富於浪漫情緒的新聞記者。進來時，手裏疊著兩張紅色的卡片，高高的揚著，一面高興似的喊道：『運氣的好！不曾撲個空。我怕今天終難找到一個同伴呢。』

『但也險些兒撲個空了。我是剛纔坐在這椅子上的。』我於失望之中得著安慰似的用極愉快的神情歡迎他的到來。接著又說：『你手裏拿著的是什麼？』

『好玩的，你不可不去。』他且說且把這東西遞到我的手裏來。

『原來是兩張學堂游藝的入場券，啊！好貴的票價！』我於看了券面印著的每券售洋兩元一行字後，驚駭似的提高著喉嚨說。

「唯其代價高，我們愈不可不去。兩張券我總是白淌來的。好玩呢！就兩元也還值得。」他似乎唯恐我不肯去，所以反復的用引誘而決斷的口吻對我說。

「可是平日他們學校裏售起票來，總只三角五角兩止，怎麼今天特別來得貴。他們不怕人不上門麼？就像我今天不出錢固然願意去，要是必須出這麼貴的代價，就早絕意不去了。畢竟學生們演來的戲，總不及戲院裏來得純熟而中肯。我們又何必避輕就重呢？」

「話固然不差，但是你一知道了游藝的節目，你也當自悔言之過分。要知兩元錢固有其兩元錢的成色呢。」他說着微微的笑了。

我急於要知道游藝的節目，便苦苦的向他盤問。他說：「報上大字的廣告，你竟不會瞧見麼？叫我背來，我又那裏說得清。只記得有許多「女」字在上面罷。似乎除了幾種幻術，雙簧等，由男學生演奏外，其餘都是

女學生的本領。什麼鋼琴獨奏，琵琶獨彈，以及名曲合唱，絲竹合奏，還有什麼土風舞，木風舞，蝴蝶舞，黃鼠狼舞，花兒鳥兒種種，我也說不了許多。總之，是很好聽而且好看的。而最後一劇，還是男女合演，你想高尚的閨秀，肯到舞台上來對衆獻藝，這是何等難得的事，報上大登特登的，也無非叫人了解這一層。只一個「女」字已賣得起兩元錢，何況有這許許多多的女字呢？」

給他說了這一大篇，便是死灰的心，也該燃了，何況我本來要找一個消遣地方，而不曾找到呢。於是我兩腳不動而自動，彼此興致勃勃的去享受兩元錢的舒服。

當我們離開寓所，未曾到達目的地以前，中間曾有一段小小的談話，而談話的目標，便根據於游藝會。我說：『現在學校裏的游藝會，開得真廣！似乎非如是不足以顯示學校的漂亮。』他接着說：『而且也不足以收

服學生們的心。」

『真的！我有一個朋友任校長的。他在私人談話時，極端反對這樣舉動，說是廢時害學的，而在他自己的學校裏，却并不禁阻學生們這樣做。不但不禁阻，而且還時施些含有獎勵意思的訓話。據他說，這是不得已的。處今日時世，便不能不這樣對待學生呢。還有一個朋友，是在女學校當教員的，他性情本來戇直，曾有一次公然反對學生們演劇的提議，竟因此引起絕大的風潮。結果他就犧牲了位置，給學生們驅掉了。』

『你朋友說的廢時害學這句話，或者不錯。』他受著刺激似的這麼說。『只看我甥女兒，就足以證明了。她平日對於學課，也還用心，惟有遇到校裏開什麼會時，十幾日前，她的心思就變了。一到家就把書本拋開，跳跳蹦蹦咿咿呀呀的練習著種種把戲。日期臨近時，更徹夜不眠的匆忙著，可不曉得她研究些什麼？直到開會以後，她又因為浪費精神的反動，充

分的疲倦下來，沒情沒緒的又過了三四日纔回復。這其間的日子，她身體雖在講堂上，心思那裏還有。統計開了一個遊藝會，學業上的損失，至少總在十日以上。我姊夫竟因此令她退學了。」他言下大有惋惜的意思。

目的地到了。我們的談話也就此宣告終結。

校門前交叉著兩面國旗，好多人聚集著瞧熱鬧。最惹眼的是屹立左右的幾個女童子軍，一樣是白的領巾，青的制服。腰間繫着一條繖帶，鬆鬆的垂着，下面是烏絲燦爛的長統襪，包圍着一雙勁健的小腿。腳登着漆黑光澤的小蠻靴，頭上一頂斗蓬，有的掛在肩後，有的覆在髮際。手裏擎着一條長而細的棍子。英挺之中，又帶嫵媚。這樣使無怪一般行人要駐足而觀了。

既然是男女同校，有女童子軍便該有男童子軍，何以不用男的站門，而偏用女的呢？這個疑問，竟在我心上盤旋起來。但不久也就破了。當我

們排衆進去時，我無意中發現門首還有一個臨時售券處，便大悟似的說道：『她們是一件吸鐵石的代用品罷。吸住了門前行人的足，再把他們的錢從衣袋裏吸到票櫃裏去。這樣假定，不知對不對？』然而我也無暇細想，終於把身軀推進門裏了。

我們進門時，從女童子軍的身畔經過，一陣特殊的香味，猛觸入我們的鼻觀裏，立刻覺得陶醉了。

一個帶羅克眼鏡穿洋裝的學生驗過了我們的票，引導我們到一處廣大的廳上來。這大概就是他們的演講廳了。一排排的坐位，同戲院一樣的安列着，而形式上似乎更壯觀瞻一些。前面半圓形的台，還深深的把幕垂着。台前已密密地坐着珠翠圍繞的太太們，以及雲鬢蓬鬆的密司們了。幾排之後，纔是男客的坐位。原來他們是把男女賓的坐位分開來的，這一層似乎有些輕視來賓了。而在男女同校的學校，尤其不應該。



滿場的烟霧隔離著各種刺激的香味，熏得人昏昏欲醉。而在一般雄踞虎視的資產階級中身中發出來的驕氣。尤叫人聞了難受。這地方本來是有錢人纔來得的，我憑着新聞記者的挈引，也來平分一席。畢竟有些不自量，但也昂然的佔着位子坐下了。

幕開時，場內前後左右。充滿了人，大都是本校的學生。台上先演奏的，是幾種無關緊要的節目。全場倒還肅然，一到某女士鋼琴獨奏的時候，便立刻起了一種騷擾的情形。斷續的掌聲，營營的議論聲，時復掩住了悠微的琴韻。我們坐位離台本遠，視線既不明瞭，聽覺又遭隔閡，有時全場鼓起掌來，竟連一些聲息也不會聞得。如此一幕一幕的下去，我真納悶極了，終於低下頭來，靜靜的養我的神。但在這一瞥兒，到給我聽得旁坐兩位少年的一番談話。

「密司王的鋼琴，我說比什麼人都好，偏是今天不叫她來奏，而定密

司李。李的本領實在平常，你說怎樣？」

「這話是很難說的。你說密司李的本領平常，若叫密司忒張來評，一定說她比什麼人都好。反轉來說，也許有人說密司王的鋼琴是平常呢。」

「話雖如此，天下終究有一個定論，我實在不是阿其所私啊！別的且勿論，就說歌唱罷，她唱來音調，也較別人來得淒切而動人。曾有一次，我醉了，要求她給我唱一支曲。她還未曾唱到一半時，我的酒已醒了。這樣的力氣，你說偉大不偉大呢？」

他的同伴笑了，我亦幾乎笑了出來。

「不要說了！你看密司蘇下台了，我們不能不給她一些面子。」於是

一陣掌聲又起來了。

最後一齣正劇開始時，全場似乎比較的靜一些。劇中主要人物，自然是一男一女，飾的人也是一男一女。劇情似乎不很合式，然而藝術工夫，

確有可驚。男女做手，都異乎尋常的細膩熨貼，表情之真切，真切到幾乎叫人忘却是在演劇了。這一層觀者沒有不嘆為神化。於是喝采拍掌，又一疊連三的起來了。

場內言論似乎不很自由，曾有一次，當佈景時，我悄悄的向吾朋友說：『這女子倒有本領。雖說是演劇，畢竟也難為情罷。』吾友還未答話，旁坐的少年，却惡狠狠的釘了我一眼，回過頭去，故意重重的說：『那裏來的遺老？』

至今想來，這句話倒也沒甚意思，兩道兇狠的眼光，委實可怕。

散了劇以後，大家擁出了門，一路上議論很多，贊否不一，而歸根結底於游藝會之可省。我却不敢怎麼說，因為沒有今日之會，我又怎樣消磨這一天無聊的元旦呢？

★

★

★

— 會 議 遊 —

— 56 —

## 美人之心

一位沈悶過度的青年，獨坐在天井底下，仰視發歎。臉上血氣全無，兩目深陷，輔肉都消；一部亂蓬蓬的頭髮，顯見他不曾櫛沐過。身上衣服雖好，可也鈕扣不整，衣角不齊。看他一番頹喪的神情，竟是一個羸弱的病夫！但是讀者要知他所患的，並不是什麼身體上的大病，實在是一種精神異常的憂鬱症。

—— 美人之心 ——

他憂鬱症從何而起呢？誰也不能知道。論理他有團結的家庭，有足夠的恆產，有適當的地位與聲望；雖然現在還是一個獨身子，似乎缺少一些人倫上的滿足。但像他這樣環境討一位妻子，本非難事，何至於引他到憂鬱路上去？然而他竟同別的青年一樣，時時要發感歎的論調了。說也奇怪，現在一般青年，往往於願境中作悲觀，好如成了風氣一般。他起初只是

無病而呻，後來竟是因呻而病了。

他憂鬱的起點，自己既不能判定，醫生也無從下藥。儘任他消瘦下去，終至於苦悶日增，躁怒無常了。那時他只覺得心思非常散亂，中懷包貯著一片纏綿般渥的情緒，得不著寄託似的。他切盼有一個適當的人，來承受他的情緒。他更盼有人能用一番極溫和體貼的話來慰薦他的寂寞。但是這兩者終於不能達到，於是他躁忿極了。

他癡癡的仰望著天，噙了兩眼的淚，顯出十分怨鬱的樣子，似乎很怪天公這樣的不知體恤人情。如此沈默地過了一會，不知是他的精感上通於天呢？還是他的神經系統發生了錯覺？他忽覺得眼前一眩，尺方的天井掉下一塊斗大的金鑽來。天公的意思，似乎以為金錢是支配人間一切事物的原動力，也是解決人生種種煩惱的猛力劑。所以見他癡癡的盼望著，便漫然以此相投，豈知他的要求，並不在此？等他拾起來看時，憤然道：『我

不愁吃不愁穿，誰要這無情的東西？」說罷，恨恨的摔在一邊。

天公似乎知道他所需要的，並不是金錢了。少年人所好的，除了利，便是名，於是第二次從天井掉下一方諾貝爾獎章來，上面刊有他的名字。這是世界最光榮的名譽獎品了！他拾來一看，依然不經意的摔在一邊。他說『前幾年我或者會熱烈的歡迎你，現在却非其時了。眼前的生命且顧不得，誰還要身後之名呢？』於是他仍痴痴的盼想他切心的願望。

第三回掉下來的，却與前二次大不相同了。淑氣氤氳中，裹着一位絕世美人，冉冉而降。看啊！怎樣驚人的豔麗啊！豐滿的臉，明媚的眼，雪白的肌膚，鑑黑的雲鬢，娜娜如意的態度，修短適度的身材，那一處不叫人心醉呢？而又竟體芬芳，中人欲酥；滿身光采，照眼生輝。他不禁鼓舞雀躍起來，帶著熱烈興奮的情，顫聲喊道：『我對症的良藥到了！我不必稱你爲天上安琪兒，我也不必誇贊你如何美如何麗。我只說你是世界全部

的愛的結晶品，是全人類藝術美的集合體，是融蘇萬物的偉力，是慰解人生的聖品。他一壁說，一壁張開兩臂，便要迎抱上去。可是他憔悴的形容，不整的衣冠，美人一見，便立刻驚退了。等他再逼近時，她便要離地而去。他萬分的失望，只得立住足不動了。美人把眼光向四周射了一過，無意中看到地上金鑽和諾貝爾獎章了。她臉上頓時現出驚異的意態來。他明白了，便左手拾起金鑽，右手拾起獎章，訕訕的湊近她的面前，低聲說：『你歡喜這些麼？這都是我所不屑要的呢！』這回她不像先前的嚴冷了。她逗出笑容來，對著他表示無限歡迎的樣子。他膽力驟壯了，爲當前的誘力所迫，便要公然向她親吻了。但是當他的唇吻要同她的唇吻接觸時，他忽然發覺她的視線，直注在獎章和金鑽的上面，而絲毫不顧到他，一陳冰冷的氣，突然通過了他的全身，從頭腦一直到腳底。他根本的覺悟了。他立刻讓開身子，拋去手中的金鑽和獎章，廢然的倒在椅上了。



## 回鄉

這是我兩年前回到家鄉的第一日。那時正當夏末秋初，熱的程度還在高漲之中，而早晚却已很風涼了。久客乍歸的我，對於故地風光的瞻覽，懷著何等殷切的熱情。起初為酷烈的陽光所懼，只得在家伏著，一到晚涼時候，便禁不住要掉臂出門了。老友郭君恰於這時前來訪我，要我同他上館子去。我說：『上館子太熱了！街上隨便走走倒好。』他說：『我引你到一處臨江的酒家去。又幽靜又涼爽。我們隨便喝幾杯酒，不要什麼肥魚大肉，只揀清冽可口的菜來下酒。這樣子，一面酌一面談，倒也很有趣罷。』我聽了他的話，忽然異常高興起來，便完全的同意了。

街坊上的住戶人家，一到傍晚時分，門首大都布滿了人，正同蜒螺兒一般，漸漸的把肉軀推移到於殼外。街道的一部，便臨時做起他們的殖民

地來。他們中有的對坐談笑，有的搖著大蒲扇，靜自納涼；更有支起一張小桌子，一家人圍坐著吃飯的。男女老少，倒也曲盡天倫之樂。我每經過這些地方，總要細細的觀看一番，而在那天，又分外覺得有味了。

當我們跨入一家臨江的酒樓時，一顆滾圓鮮紅的太陽，已墮入江心了。我們揀了兩個靠近江邊的座位，要了幾樣可口的菜，兩壺竹葉青，就此對酌起來。那時晚景正好，地又幽靜，江風習習，吹得人清涼無汗。我們一面喝酒，一面遠望，大有飄飄欲仙之概。郭君忽然向我微笑，問道：『今日之樂，怕非客中所常有罷』。我感動著說：『豈特不常有，簡直是沒有。雖然客中也儘多暢情游宴之舉，但要有這樣從主觀上發出來的真摯意味，便非在故鄉不行了。』郭君見我對於故鄉具這麼熱切的情緒，便開始對我講故鄉的事了。

『你離鄉半年，今日歸來，看地方上情形，有什麼兩樣。』這是他第

一句談到故鄉的話，而且也在試探我的意旨。

『不覺得怎麼著，只是街上色采鮮明的闊人包車，已沒有從前這般多了。我曾說過這些丁令而郎當的，都是金錢在內作聲，說不定會有一日把他們的金錢都響走了。現在竟應了我的話呢。』我微笑著用滑稽的態度這麼說。

『可不是呢？這些新發迹的闊人，本來都是交易所的產兒，交易所一失敗，他們也就跟著取消了闊的資格了。最可笑的，是我一位朋友。他以小學教員改充交易所的會計員，以每年百二十金的收入，進而領八十元一月的薪水。他於得意忘形之餘，大罵小學教員不是人幹的，但是現在他又低首忍氣的幹不是人幹的小學教員去了。』他說著笑了，臉上現出一些輕蔑的神氣。

『快不要這麼說，可憐呢！人誰不要謀生活的向上，小學教員是何等

清苦的事，見了較優的缺，自該歛動于中，這決不能說他是見異思遷呢。假若此時小學教員，得有中等學校教員一樣的待遇，一樣的俸給，至少可使他們專心一志于教育事業罷。」

他聽了我的話，起初似乎還表示肯定，忽又搖頭道：『不對！人心真難測呢。照你說法，中等學校的教員，總該好好的從事教育了。但是你看！現在這裏一般中等學校教員，誰又把教育兩字放到心上去？忙來忙去，還不是爲了擴張自己的權利問題麼？生活不能維持的人，只想能夠維持他的生活；生活已安定的人，便要進而謀充分的寬裕；既已到寬裕的地位，却有別的野心來占位置了。水漲船高，人類的慾望，是沒有止境的。今日教育界裏一般比較上生活安定的人，大都躍躍然要躋身到紳士階級中去了。這個惡化，正不知是誰造成的。一般本來腐敗的不必說了。就是嶄新從大學堂畢業出來的人才，也漸漸的沾了惡習，交接官紳，打點衙曹，想因

此加入紳閥中的一員。他們從前都是優秀的學生，兩年前還是慷慨淋漓的喊官紳腐敗，想不到一踏入社會，一個個的官紳化。教育的成效，原來只是替地方上多造出幾個紳士來。這不能不教人痛心啊！』

他說着義憤形於面色，兩目直注視我，以爲我一定有一番相當的憤言了。豈知我默默不作一聲，只迅速的乾了我手中一杯的酒。他似乎不能忍受我這樣不同情的態度了，一面拿酒壺替我斟滿了杯，一面很殷切的問我道：『剛纔的報告，你有什麼感想沒有？』我微笑道：『我既不是教育家，又不是社會家，對於這麼具體的論調，簡直有些茫然。就人論人，我只能說一句可惜罷。這幾個大學生，他們在學問上，一定有良好的成績，不趁此年少之時，好好的努力一番，卻都歆慕到官紳事業。爲他們個人想，誠然可惜，但這畢竟是一句迂話。今日社會所崇尚的是什麼？處今之世，誰還以學問爲前提？做父母的期望子弟，也只以顯親揚名爲主，他們能

夠躋身到官紳階級中去，便不能不說是克家之子了。天下事總不可以偏而的見解衡人啊！』

他聽我這番平淡的議論，顯出十分詫怪的神情說道：『在外面混了幾年，你的心氣和平得多了！照你從前的戇相，我以為你將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，那知你倒一天比一天看得起人了。我惶然道：『這話怎麼講？天下人可以給我看不起的，能有幾個？我只求自己不要給人看不起就夠了。那裏還敢看不起人？我現在覺得人類是最沒有好壞的。一方面以為好的，一方面卻以為壞，即使人人都認為壞，而在壞者也有其不得已的地方。我現在固然不敢加隨便什麼人以可惡，也不敢說隨便什麼人是可憎，只有幾種人覺得可怕就是了。可怕的人中間，有兩種為我所常常見到的；一是在新文化旗幟下假託名義破口罵人的新青年，一是在街道上袒頸露臂驕氣凌人的女學生。』

他不待我說完，忽然憶着什麼似的對我說道：『說起女學生，我又有  
一件事可以報告了。這兩年我們內地風氣大開，自由戀愛之說瀾漫稱盛，  
在別人尙在躊躇考慮的時候，女學生卻已大都毅然接受這新潮流了。因此  
便有許多戀愛事實發生，而其中最可以使我們驚駭的，要算新近結婚的A  
君B女士間的一段經過了。B女士在本地一個中等學校裏讀書，經同學的  
介紹，同A君相識，彼此都愛上了。以後他們粉紅信封的情書，來往便無  
虛日。惜乎A君是已有家室的，這在他們愛情前途當然成爲一個重大的障  
碍了。但是B女士居然提出要同A君結婚，并且要他先同他的前妻離婚，  
此項提議，費了A君無限的口舌，向他妻子求離，終不能得到對方的同意。  
結果她於短期間內氣憤死了。這便造化了他。在她死後的十日，同B女  
士正式結婚，這件事傳揚開來，社會上人人切齒，這是何等傷德敗化的事  
啊！』他說時怒氣勃勃，大有凜然之概。我却鼓舞著擎杯言道：『你不要

—— 回 鄉 ——

瞎說了！此之謂時代潮流，想不到故鄉女界的進步，竟是一日千里，駸駸乎可駕上海而上之。這不能不教我躊躇滿志於家鄉女子教育之成功了。我現在滿浮一大白代表當地人士，爲一般辦女子教育者祝福，謝他們加惠社會之洪德。』

我侃侃而談，他卻聽得呆了，似乎領略不到我的意思。正於此時，酒家的樓梯蹬蹬的大響一陣，接連跑上七八個學生裝束的男女，就在我們對面一張桌圍坐了。郭君又悄悄的告訴我！這都是一般暑假講習會的聽講員。那時我酒也醉了，腹也飽了，起先的一片愉快之情，不知怎樣竟減削了一大半。於見慇懃著郭君，作速的回鈔了帳下樓。

當我們緩步的在兩邊充滿著家庭空氣的街道上走過時，我倦懷故鄉的情緒，又回復過來了。





## 優勝劣敗

在一間光線不很充足的書室裏，他正坐在一張當窗寫字檯邊的一把自由椅上，兩手扶著椅靠，左右的旋轉著。於檯上堆積著許多凌亂的書籍中，拓出尺許來的地位，舖了一張綠色格子的稿紙，已有四分之一著了蠅頭細字。現在正擱著筆不寫，似乎他的文思有了阻礙了。半支燃著的紙煙，橫放在一個火柴架上，吐著一縷青絲繚繞的煙，嫵嫵娜娜的直向天花板而去。那時他一對不靈活的眼珠，也正瞪視著天花板上。但是他的心思却並不屬他，凝神一志的構思著一件事。形態上的表示，只是一種無意識的動作，並不影響到他內部的主宰，正同紙煙一般，煙雖上升，實質還是留著在火柴架上呢。

剝啄一聲，打斷了他的思路。回過頭來看時，正是他的好友耿先生，

推門進來。每日見面的他們，用不著何等客套。他只在椅子上點點頭，而並不立起身來迎接。『從何處來？』『從惠惠醫院來。』『小蘇在院麼？』『在院。』這幾句簡單的問答以後，耿先生便在寫字檯右邊一個坐位坐下了。他就檯上散放著紙烟中，取了一枝，插在口裏。一面擦著火柴去燃，一面伸著頸子去看桌上攤著的稿紙。

『老哈！你又在創作麼？』耿先生啣著烟，用含糊的聲口問。

『是的！正在不得勁兒。你來了倒好！大家談談，不要想這撈什子了！』老哈答著話，也隨手取了火柴架上橫放著的半截紙烟，啣在口裏。

耿先生重新挪過老哈面前的稿紙來細看。看完了搖頭道：『你總喜歡紀些苦社會的生活。怎不變變方針，描寫些戀愛故事呢？現在社會上最歡迎的，便是關於性的問題的文字。你看一般雜誌出了什麼「戀愛號」「婚姻號」，便無不利市三倍。這可見得讀者的傾向了。編輯的人固然要投機

，創作的人也該應時。像你這樣沉悶下去，怕一輩子不會受人歡迎罷！」

老哈道：『你的話未嘗不是，只是我的天才不夠。我作小說，只能就我已有的經驗，胡亂描寫一陣。憑空構造出來是不行。正唯我自己是一個苦社會裏的人，所以對於苦社會的生活，還能勉強道出一些。提到戀愛，我是絕對不會嘗過戀愛滋味的，教我從何著筆呢？我雖曉得應時是必要的，終於為能力所限，只得罷休，這也是沒法的事。』老哈說時，徐徐撥去香煙頭的灰燼，接著還微微嘆息了一聲。

耿先生似乎很不以老哈剛纔的話為然。他啞然的笑了。『真是說孩子話！那個作小說的，一定要根據自己的經驗的？社會上放著多麼好的資料，你不會去找麼？』

『那裏來的資料？社會上有現成的戀愛資料可找麼？我且問你，你要我做的，究竟是述一番吊膀子軋姘頭的趣史呢？還是真個要講愛情？吊膀

子軋妍頭的趣史，社會上誠然很多。講到愛情，怕找遍天下，也得不到一件呢！』老哈憤然的說著。

耿先生聽了不住的搖頭道：『這議論究竟太偏激了。舉世風行的戀愛主義，果真都是一批吊膀子軋妍頭的行爲麼？小說上爲何又說得這樣津津有味呢？』

老哈更侃侃說：『是的！小說家鬧的是大滑稽。說什麼戀愛神聖！說什麼爲情慘死！事實上簡直沒有這麼一回事。像日本有島武郎這樣的事，真是百不得一。普通人大都是臨時尋尋開心，見了這個，忘了那個，誰肯拚犧牲精神，要求一個永久的維持呢？我不知聽了幾多回，某人同某人要好了，某人同某人愛上了。他們在當時未嘗不誠心誠意的，肉麻了一陣。到後各走各的路，嫁的嫁，娶的娶，把以前的事連影子也沒有了。還說不是吊膀子軋妍頭呢？』

耿先生微微有些動聽了。但還辨詰道：『你說的不過一批下等人。上等人便不至如此了！』

『上等人？笑話！老兄，你真懵懂！下等人或者還肯憑一時的戇氣，幹些犧牲的事情出來。像汽車夫，馬車夫，軋妍頭而鬧些流血的事，或者還有。上等人真不成話了！儘有一般自命爲上等人的，扳起道學面孔，暗中偷偷摸摸的，勾搭幾個女人。在同道中，還要翹起大拇指來，誇說風流韻事，一到名譽攸關利害高頭，便抵死不肯承認，有這麼一回事了。這真是侮弄女性！但反轉來說，女人也是如此的。學生時代，隨便愛上一個人，放出無限的情絲來，纏住了他。到得一嫁人，又立刻移轉了愛的方向。假如嫁了的人不好，也許還有一番哭啼，一回怨恨。若是嫁的人勝過了前人，便早就歡天喜地的，忘却前情了。這樣事，我們若把他紀述下來，當作戀愛小說的資料，作的人雖不差死，看的人倒要笑死了！老實說，男女

的戀愛和別的東西一樣，只一句話，便是「優勝劣敗」，此外更沒有別的意義了。」老哈說完，吐了一口氣，像發洩胸中無限的悶氣似的。

耿先生更沒有別的駁詰了。他變換了口氣：「話雖如此，究竟作小說是一事，講道德是一事。而且道德好的人，你的話也使不能成立。你的話只指一般沒有道德而講戀愛的人罷了。像我們小蘇的事，難道也不能充你小說的資料麼？」

『小蘇什麼事？』老哈驚異着跳了起來問。

『這是我剛纔聽到的消息，倒的確是一段真戀愛史。是小蘇的職業介紹給他的。』耿先生從容的說。

『職業怎麼會介紹小蘇以戀愛的事實呢？』老哈懷疑着問，而且急於要曉得一個究竟。

耿先生笑道：『你腦筋真不敏捷！要曉得小蘇是業醫啊！他們醫院在

一月以前，收受了一個患猩紅熱的病人，是一位年纔十八歲的姑娘。聽說  
是姓桂的。經小蘇竭力的治療，居然獲愈了。桂姑娘十分感激小蘇。小蘇  
人物又漂亮，性情又溫和，每日三四次，往病室中存問。桂姑娘又如初放  
的蓓蕾一般，一腔柔情，正在暴萌怒茁的時候，一遇到這樣大可人意的男  
子，怎能不墮入情愛的網去呢？小蘇爲了她，近日也弄得顛顛倒倒的，我  
看這件事倒大可研究呢！」

老哈沈吟了一會道：「小蘇這樣沉著的少年，一墮入迷惘之途，倒是  
很可慮的。現在我們且去看看他，得間也好窺察桂姑娘究竟是怎麼樣一個  
人。」

耿先生躊躇道：「我剛去過。這回再去，不教人希奇？」

老哈道：「這也值得猶豫麼？去罷！我急於要下觀察了。」

「但是你見小蘇，千萬不要奚落他，因爲他是很面嫩的，」耿先生叮

囑着說。老哈略略點頭，他們就此出門了。

當他們跨入惠惠醫院的大門時，對門直立著的大時辰鐘，短針正指在四點，長針指在十二點。這時候，最是醫院裏清閑的時間，門診的病人固已絕迹，出診的醫生也可回來了。照例這些服務一長日的醫生，這時總退息在他們自己的寢室裏；所以來慣了的耿先生，更不向門房詢問，也不到別處去找人，逕自帶着老哈，直撲到小蘇的寢室裏。但是奇怪！他們一推開司潑林門時，卻發見小蘇並不在內。耿先生詫異着，連連的喚了幾聲。便有住在貼壁室內的毛醫生出來招呼。毛醫生是一個中年以上的穩重人士。和婉的態度，蒼老的面貌，都表示他有很深的閱歷。他在這醫院裏，年分最多，經驗學識都較其餘醫生高明，也最得院長的信任。可以說是首席醫士了。但他對於同僚，異常愛護，對於年輕的小蘇，更為關心。便是來訪小蘇的幾個友人，他也幾乎一一的熟識了。那日他對耿先生說：『小蘇



怕是打網球去了。』

『他向來不大運動的，現在却喜歡打網球了麼？』耿先生無聊的問。

『卻不一定加入，就在旁立看著學生們頑。這幾天晚上，他幾乎把休息時間，都消磨在網球場上了。』毛醫生很有把握的說着。而小蘇之在網球場上，似已無疑的了。他接着說：『我就領你們去看可好？』

耿先生望着老哈，似乎要予同意了。老哈忽然想着什麼似的，問毛醫士道：『你們網球場，不是在你一間房裏可以望得見麼：何妨先到你室裏坐坐，看他怎樣頑法。』這一層，毛醫士同耿先生都以為然，於是決定暫時不去驚動小蘇了。

從毛醫士靠西的樓窗上望出去，隔了一道短牆，就是運動場。場內一切都分明的，看得幾個穿運動衣的十七八歲的少年，奔走拍球。場旁三三四四的有幾個閑散的人們參觀着，大都是院內的輕症病人。小蘇在右角上

，同兩個女郎立著談話，時時以手裝姿勢，似乎正在演講拍球的門徑。因為他立向對面，所以並不曾覺到後面樓上，有人正注意着他。這兩個女郎，年齡都還很輕，一樣是蓬鬆的髮，圓潤的臉，低闊的肩膀，巧小的身材。所不同的，一個不戴眼鏡，不繫裙，穿着平底白橡皮鞋；一個是戴眼鏡繫裙，登高跟的漆皮鞋。兩人都撩着一雙雪白的手臂，交互的攙著。立在她們面前的小蘇，一身西裝，把上衣卸去，只是襯衫背心，粉紅的領巾，以未會把他扣住，時時的被風飄向後面來。兩袖捲起了半截，表示他曾經運動過的樣子。那時他全神貫注到她們身上，始終不曾回過頭來。她們也逗著笑容，斜睨着他，並不注意到幾個拍網球的人。這一幅景象，映入小說家老哈眼裏，便澈底的明白一切了。

毛醫士悄悄的告訴了耿先生：那位不戴眼鏡不繫裙的女郎，便是桂姑娘；還有一位，是來訪問她的女友。耿先生打疊精神，細看了桂姑娘一回

，問毛醫士道：『桂姑娘得了這樣險症，爲什麼她一些沒有病容呢？』毛醫士道：『她本已回復健康了，現在以休養的名義，住在本院，其實要出院，早可以出院了。』毛醫士說著，微微的笑，看了老哈一眼，問道：『密司忒文！你當也知道此中的故事罷？』老哈點頭微笑。毛醫士接著說：『現在小蘇委實陷入很深的阱網中了！將來的變化，不知怎樣，我很覺得懷慮，因爲這個局面之造成，我也得擔一部分的責任呢。』

老哈聽着毛醫士擔憂似的說起小蘇和桂姑娘的故事。他感到熱烈的興奮了。『他的事怎麼要你担責任呢？』他於衝動中，露出無限殷切的態度，向毛醫士根究著問。『待我告訴你罷！告訴你這件事完全的經過罷！』毛醫士似乎也察得老哈急於求知的意思了。『距今四十六日前，這天是星期六罷，是的，星期六的下午，大約在三點光景，我們醫院接到本地富商桂某的電話，說他女兒患了喉症，要到這裏來受診察。其時院裏留着的醫

生，只我一人。便在治療室坐著等候，半點鐘以後，桂小姐果然由她母親陪伴前來。在她憔悴的形容上，顯出十分痛苦的樣子。我爲她視察一過，診斷她患的是紅熱症，一面爲她注射了一枚血清，一面趕快叫人預備着病房，讓她住入。她母親不放心，陪着她一同住下。以後她就一直住在這裏，她母親則於半月前回去了。」

『照我們醫院的習慣，誰收受的病人，以後就歸誰負責去治療，桂小姐是由我收受的人，她的病房，當然在我的巡閱範圍中了。我們當醫生的，須每日三次巡視病房，但是這位姑娘的脾氣真怪！她簡直絕對不信任我這個醫生的一句話。當我第一次爲她診病的時候，她現出十分瑟縮的樣子。我要視察她身上的紅斑，她堅決的不答應，只把手臂給我看一看。我以爲這是一般閨秀初見陌生人應有的怯弱，倒也不以爲意。不料以後我每日到她病房行使職務時，幾於無次不遇到窒礙。不知是我的醫術不好呢，還

是因爲我臉上於思於思的有些可怕？當我要爲她在喉頭搽藥時，她總蹙眉蹙額，現出十分的厭薄，似乎是怕同我接近。甚至診視脈膊這樣一件平常的事，也有些不信任我了。至於逐日問她病中的情況，更不能得簡明的回答。無論我怎樣小心誠意的恭問著，她只懶懶的含糊的答應著。你想一個病人不肯依照醫生囑付，把她受藥後的變化，詳說出來，豈不是醫務上的重大困難麼？我於悵悶之餘，十分懷疑於這位姑娘怕羞心的濃厚。但是事實上，却又引起反證來了。我記得她進院之第二日，因爲她喉頭腫得厲害，爲她施一番手術。曾叫小蘇來幫我忙，那時我見她牢牢的搭住了小蘇的手，並不見得何等畏羞。又第三天晚上，我遠途赴診未回，小蘇代我巡視病房，這夜他報告我對於她的病狀，十分詳盡。這又是什麼緣故呢？我反復想了想，不禁恍然的悟了。

『我本來對於這麼性情異常的病人，有些伺候不了。又從醫理上的心

理方面言，能適從病者的心願，至少對於健康能得更易的接近。因此我便捷藉口所管病房太多，輕輕的把這十八號病房桂小姐新住的，交結小蘇了。自從小蘇接管以後，我所感到的種種治療上的困難，果然盡都消除，桂小姐的病體，也逐日愈好了。但是我卻得了一點經驗。明白當醫生的，於學識經驗以外，還要有附帶的條件呢。』毛醫生說到這裏，老哈同耿先生默喻於無形的相視而笑。耿先生於一笑中，似乎對老哈說：『這也是一條優勝劣敗的例證罷！』

毛醫士話還沒完，接着又是一大篇：『照現在他們親熱的情形，簡直是一對情人了。縱然他們竭力的保持他們的莊嚴，要不使人察覺，但可逃不了我的眼光，一個老於世故的人，對於這樣迷惘中的戰壘，有什麼攻不破呢？我略一留意，就全都了解了。我胆敢稱他們有情人資格的。這觀察點有三：第一是他們不絕的傳遞消息。大凡情人對待情人，有隨時報告消

息的癡心。其實這是很可笑的。他們也是如此。同在一個院中，而書札的傳遞，竟源源而不絕。曾有一次，我於忙迫中要去看一個病人，不及奔到樓上，去穿手術衣，就借小蘇身上的衣一用。他忽遽的脫給我，也不及檢點衣袋內的物事，等我從病房中退了出來，無意中把手插入衣袋裏去，竟掏出一張藥方紙來，上面寫滿了英文。我細細一看，原來是桂小姐寫給小蘇的一封信。我嚇着連忙把他放入原處去了。還記得這張紙的上方，分明的標著Z。21可見他們這樣的傳遞書札，已是第二十一回了。第二是他們言語中，捐除許多客氣的成分。人類的交際，本合著一種偽的心理。越是交誼疏淺的，越是客氣，必到密切的程度，纔能以真性情相見。我好幾次回聽到桂姑娘和小蘇的交談，雖然形貌上還是很客氣，言語中卻都含著真摯的意味。這也是一個重大的表徵。至於第三次的觀察，更顯而易見了。向來小蘇對於出診，是很熱心告奮的，近則常常推宕，不肯遠行。半月以

前，桂小姐的母親，見她病已好了，想叫她歸去休養，以爲院內一切供應，總不及家中的舒服，曾將這層意思，向院長陳明。院長倒也認爲有退院的可能，而桂小姐聽了，却十分動氣。她說：「母親這樣不知愛惜女兒，要把從一個纔從險症逃出的虛弱身體帶回家去，無論家裏如何舒服，總不及院內有良醫的伺候，藥餌的治療。」其實桂小姐與其說院內有良醫的伺候，藥餌的治療，還不如說院內有美好的伴侶，異性的調和爲合於事實呢。」說到這裏，老哈同耿先生都笑了。

「她母親畢竟愛女情深，而且也想不到意外的玄理，便又同院長說明，再叫她女兒在院內休養一個月。她自己因爲家中有事，單回去了，留一個女僕在院，伺候女兒。自從她去後，桂小姐同小蘇似乎更形親密一點。他們互愛的程度，真個與日俱進。到現在怕有萬難分離之勢了。但是於此，我有一句話要鄭重聲明的，就是他們兩人宅心都是很正，決沒有苟且的



行爲。這我可以拿一生名譽，爲他們保證的。你們都是小蘇的好友，當然也該諒解罷。只是彼此行爲雖正，既已發生戀愛，那戀愛途上，必然的要求結婚，終究是免不了的。看他們目前的堅決意志，將來能夠達到美滿的結果固好，否則便難免有一幕慘劇出現了。我因爲這個局面由我造成，所以覺得十分擔慮呢。』

老哈聽完了毛醫士的報告，奮然道：『他們結婚也罷，失敗也罷。無論如何，他的價值，總在一般吊膀式的戀愛之上。我最憎惡的，是那般一見即愛，一愛即棄的人。他們前途總不至如此罷。將來如果能夠達目的，我固然要爲他們做一篇小說，祝他們有情眷屬的成功。萬一失敗，我更痛切淋漓的，爲他們紀這番慘劇的經過呢。現在我們且不要同小蘇見面罷，一方不忍打斷他的佳興，一方也怕他見面時，說不定要拏他取笑。言者本出無心，受者或成羞惱，因此而挑起友誼的惡感，誠復何苦！我們走

罷。』

他們別了毛醫士，悄悄地出了醫院門。途中老哈同耿先生說：『我先時對你發的論調，現在根本的動搖了。』

在他們往惠惠醫院去的第二天，爲了一件經濟上的事務，迫得老哈有一番免不了的遠行。他並且邀他好友耿先生同行，他們一直去了四個月，纔得回來。一下車，就到老哈的寓所裏。老哈於書桌上堆積著的許多友人寄來的書件中間，忽然發現了一個精緻纖巧的粉紅色請柬。柬面的下方，顯然寫著蘇寄兩字。老哈高興著喊道：『老耿！小蘇的事情成功咧！』他一面說，一面急急的抽出柬內的紙片來，只見上面刊著幾行做宋體的字：

我們受戀愛的督促，從友誼的關係，進而謀伉儷的幸福。

謹定五月一日，在博愛旅社舉行結婚儀式。恭請

參觀。

蘇善美  
程窈窕 謹訂

『嚇！什麼話？』老哈於失望中，現出極端的驚異來。

『桂姑娘呢。』耿先生也一樣的悵悶著問。

他們彼此呆視了一會。忽然都有些覺悟了。老哈太息道：『人心真不可測！小蘇也這樣的無情麼？可憐的桂姑娘！竟被遺棄了麼？我們出去了四個月，事情竟變遷得這麼快，誰又意想得到呢？但究竟怎麼一回事，我們還是懵然。好在明日便是五月一日了，我准同你去觀禮罷。』

五月一日的博愛旅社，充滿了喜氣。來賓躋踰中，小蘇穿着一套嶄新禮服，喜溢眉宇的左右招待。老哈同耿先生，自也是來賓中之一員。他們見了小蘇這番神氣，委實有些氣悶不過，只不便當面去問他。好容易找到一位毛醫士，他們便如展開字典一般，要打破這疑難的字義了。毛醫士把他們引到門邊，悄悄的說道：『這件事說來很長，我現在只能簡單的說罷。你們遠行之後半月，桂小姐就出院了，當時他們一番傷離惜別的情，真

有令人迴腸欲斷者。小蘇於她去後，三四日不露笑臉，幸而我們院裏，接着又來了一個女病人，就是今日的新嫁娘程小姐。她的豐姿，還在桂姑娘之上，而且又是道尹的女兒，不知怎樣，她也深深的屬意於小蘇了。小蘇有了這麼一個替代品，纔徐徐的把桂姑娘忘懷了。程小姐本來沒有什麼大病，只是一些頭痛，既結識這麼好的一個異性朋友，她的病癘也就立刻宣告讓步了。她並不像桂姑娘這樣膽怯，只能假託名義，想在院內多挨幾天。她却公然向她父親提出要同小蘇訂婚了。程道尹老年一女，希罕得什麼似的，一向放任她的行爲，什麼事都聽她自己主張。所以小蘇居然一帆風順，得到今日美滿的結果。而我的無形憂慮，也從此得告脫卸了。』毛醫士說完這些話，向他們一鞠躬走開。

老哈惦念着毛醫士的話，『道尹的女兒豐姿又遠在桂姑娘之上，』他想了想發聲道：『啊。』

耿先生道：『可憐的桂姑娘！聽到今日消息，不知要怎樣的傷心失望呢？』

他們談話中間，忽然履聲橐橐，門外又進來一對手臂相挽的男女來賓。一樣是都容麗服，光采煥發，亭亭的盪漾進來，把一堂客人的視線都吸去了。小蘇趕忙過去，一一的握手，表示殷勤。正於此時，耿先生忽然拉了老哈一把，低聲著說：『喂！你看這女人是誰？』老哈唔唔的響著，只不答話。他又瞪視著一會，纔說道：『是桂姑娘麼？怎麼見了小蘇，又若行所無事的呢？』

『可不是桂姑娘？你看她還是同從前一樣的蓬鬆的髮，圓潤的臉，低闊的肩膀，巧小的身材麼？只是現在身軀，似乎壯大一點，臉上又加罩了一層喜氣了。你再看她挽著的丈夫，是何等出色的人才啊！又彪大又優美，只這立著的姿勢，也豈是小蘇所及。她這樣稱心滿意，誰還記起前事呢

？』

耿先生叨叨的說，却把老哈聽得呆了。呆了半天，纔發聲道：『啊！』

這位桂姑娘的丈夫真會應酬，在幾個陌生客人前，個個都致送一張

卡片，老哈也接到一張，其式如下：

德國柏林大學醫學博士  
北京博施醫院院長

富 美 強

老哈看了看，又發聲道：『啊！』

當老哈同耿先生喝了喜酒回去的時候，耿先生對老哈說：『你從前的議論，真是顛撲不破咧！』老哈悵然道：『但是我的戀愛小說，也終究作不成了！』

## 三張美術片

經過一長日的工作，他微微覺得有些發倦了。而且在這麼一個空氣不充足的地方，多用腦力，自不免要頭目昏沈。他拋卻書本，吐了一口氣，從寫字臺右屜內，找出半支吃剩的香煙，用火燃著，徐徐的吞吐。在煙氣迷漫中，他傾首看窗外。那時正當初夏的傍晚，天空的雲片，輕輕移動，隔離幾片鮮紅的遊霞，和蔚藍的天色，綿互錯綜著，造成一幅自然美麗的畫圖。臨墜的太陽，努力放他血一般的光芒，表示他最後的威力，但終究是不能嚇人的，祇使人起了一種愛戴之心罷了。他默默的想着，不禁出了神。最後他給那誘人的晚景蠱惑著，覺得有出門散步之必要，於是他就擲去了口中的殘烟，從臥榻裏檢出一件假嗶嘰的長衫披上。他的臥榻，面積並不大，而其容量卻極可驚；除原來功用供人睡眠外，兼要充作衣笥與書

架。他爲了便於取携起見，把衣服亂堆在內；又喜臥著看書，看畢就放在床頭，再不取出。所以他床內的物事，逐日擁擠起來，很有人爲他擔憂，以爲長此下去，必有一日容不得身。在他却毫不介意。現在他所焦灼的，是所穿的長衫，脫了最關緊要的鈕扣兩枚。這却十分使他着惱，因爲這麼一來，行動很不方便。其實他這件長衫，本來不應再穿。四五年的服務，在長衫也可告無罪了，然而主人偏不聽他卸責。這無怪他要自告衰老了。那時他於惱恨之下，想出一個補救的方法，便再穿上一件玄色紗褂，勉強把脫鈕的地方籠罩住。這一件染滿白粟色的褂子，配著那顏色不勻的長衫，可謂銖兩悉稱。因爲向不加以摺疊的緣故，他們縐亂的態度，也都相等。仔細研究起來，長衫上多有兩個微小的煙火洞，這却爲褂子所無。

他穿着停當，便要想到往何處去的一個問題了。無目的行走最乏味，更非一個人所能。想去探望幾個人，實在沒有人可許他去探望。有卻有一



個，只是他去得勤了，今日不好意思再去。他躊躇著，偶然拏一面鏡子照照臉，覺得自己頭髮長得可怕，兩旁鬚髭也有些翹起來了。他微嘆道：『我憔悴了？然而誰知道呢？不如趁今日去修刷一下罷。』這念纔一萌動，又立刻打回去。原來他是最怕修髮的。他以為木然坐在剃頭店的高椅上，把一個頭聽理髮匠胡亂擺弄到半小時之久，是最熬苦不過的事。況且今日是要去欣賞晚景的，怎麼倒跑了去受苦？所以他立即取消了自己的提議。然而到什麼地方去呢？想了一會，他憤然了！偌大一個上海，竟沒有我的去處麼？這話不錯，情形確是如此的。他生就了一付拙訥的材具，做出來舉動，總是不討人喜歡的。所以什麼人都不要和他交接。他孤零零自覺乏味，也很想學些乖。然而不能。這也許是他註定的命運罷。最後他決定訪石先生去，就是他常去而又不好意思去的地方。

他惘然的出了門，很無意緒的走著。眼看路上來往的人，往往互相招

呼行禮。他們的表情，有誠懇，有不誠懇，有熱心，有不熱心，他一一辨得出。於是自己也預備着有人過來，和他點頭握手，但是終究沒有這回事。偶然有人經過他的面前，看他幾眼，却是詫怪他的衣服不整齊，有失上海人的常度，一種輕夷蔑視的狀態，立刻從看者的面上表現出來。他也覺得到，便勃然大怒了。可是沒有發作。後來他走到一家書局門前，瞥見玻璃櫃內，列著許多美術畫片，說是德國新到的。他動了雅興，就躡進去細細觀看。結果揀了三張，一張是一個半身的美人；一張是一個小女孩，坐在一隻狗上戲耍；一張兩個青年男女表示愛情。都有很美的意態，活潑潑的姿勢。他欣然買下來，把他們插在袋裏。就匆匆走向石先生家裏去。

石先生住在一所又高大又幽靜的洋房裏。他是每日來慣了的，一到門首，就用手去按電鈴。按鈴的時候，他心中不禁起了一陣跳盪，只怕來應門的僕人，對著他注視。這便教他局促了。幸而僕人並不如此，他照例問

了一句『先生在家麼』？就大踏步進去，顯出很從容的樣子。其實他正懷着鬼胎，計算僕人心中有沒有譏笑我每日來此呢！他一到石先生的書房，石先生正和一般女人們談笑着，光景很是美滿。一見他進來，女人們就都逡巡的退了去。他抱歉似的說『來得不巧，又打斷你的佳興咧！』石先生帶笑說：『我們那裏還用這些客套？你現在居然也曉得這些了！』他興奮著說：『我正在學習交際呢！淡漠的滋味嘗得夠了！現在很想求些人生的慰藉。』石先生接著說：『是啊！我早想同你說，你的生活太枯燥沈悶了！總得改變些性情纔是。據老子說你的爲人，女子們見了你就逃。孩子們見了你就跑。這雖是一句頑話，也見得你木疆之至了！』他笑着說：『我又不是野叉，一樣是個人，只不會講幾句軟媚的話，扮一副巧笑的臉罷。何至於見了我，就逃就跑呢？』石先生道：『自然說得過分些，只是你的神情確乎太冷酷了。說話尤其生硬，所以沒有人和你親近。只據我

的三個孩子，最是頑劣不過的，別的友人來了，他們總繞著歪纏。惟有你來得最數，他們反引而遠避。這不是你的人有稜角麼？」他聽了惘然道：「我真不懂爲什麼無往而不取憎於人？自問也很具熱情的，又何嘗有冷酷的神情來？說話誠爲生硬些，我也很想改，只是改不得。無論怎樣宛轉的話，一到我的口中，總是硬而無情。這真無可奈何的事！我也很明白自己的短處，所以更不敢多多講話了。」石先生接著道：「正惟你不多說話，你便陷於冷酷的嫌疑了！我以爲你要學習交際，須得從結交孩子們入手。結交孩子們的方法，就在多用言語，引逗他們，積久便能漸成自然了。」他聽了這幾句話，很感興味。便請石先生把他三個孩子叫了來，開始進行他交結孩子的手段。起初問問他們年齡，名字，讀書的程度。這些很無意味的問答，在他已是費盡心力，而孩子們還是很漠淡的對待他。這幾乎又要使他失望了！幸而他想起袋裏三張美術片來了，或者可以借得一番有力

的助，便取了出來，高高的晃了一晃。果然，這一服興奮劑不差，三個孩子一齊圍攏來，伸著手向他要。他重新納在袋子裏，用許多言語去要挾他們。他們這番有興了，都含著親切的意味看著他。對於他無理而麻煩的命令，一一順從著。經過這一番的纏擾，那孩子們頓時與他融洽了。便有一個跨上膝來，想拔他的鬚髭；一個竭力攀他的衣袋；更有一個殷殷的替他拍去褂子上的白堊色。他笑著同石先生道：『我的試驗成功了！』他便取出三張畫片來，一一分給他們，還答應他們下次再帶些較好的畫片來。

以後他每次到石先生家裏來，除却石先生竭誠歡迎外，還有三個小朋友，很熱情的同他周旋。這自然增了他不少的愉快。曾有一次，他很興頭的說道：『想不到三張美術片，竟能使我懂得交際之道咧！』

— 三張美術片 —

## 元旦的湯團禍

新年的第一道陽光，射到一家新粧閣上，分外來得絢爛灼耀。水晶簾前，茜紗窗下，布滿著一片溫馨的氣象。在遠空隱浮著的鑼鼓聲裏，益襯出當前的悄靜光景來，令人愉快不盡。

新少奶曉妝初罷，正擎一個注電盪髮器，對著妝台細盪她纔攏起的雲鬢。將近中年的郎君，穿著一套嶄新西裝，還未曾把外衣披上，浮著一臉得意之色，負手旁立而觀。

『你儘立在這裏作甚？』新少奶於忙迫中飄著媚眼，斜睨郎君，這樣的說。

『「水晶簾下看梳頭」這是自古的韻事，我今日身臨其際，怎能不細細領略呢？』郎君逗著笑容，從容的答。

『但是我可不准你看，除非你有新異的意見發表。』新少奶低低的說。她已將髮熨盪好了，正對郎君嫣然一笑。他接著說：『你看盪的好不好？』

郎君於是儘量把一個妝成的美人，打量一番，帶笑帶讚的說：『美哉！一團如煙如霧的鬢雲！』

新少奶似乎很高興，然又不肯直接去領受他的贊詞，便搖頭道：『偏不信你的話。你從前不是說頭髮蓬鬆鬆，是不正經的麼？怎麼今天又說什麼美哉美哉呢。』

郎君要博得她的歡心，就立刻抗辯道：『像你這樣勻整的燙髮，我怎麼會不贊成，可是我對於一般有意把髮散亂著的，確乎有些懷疑，因為她們的用意，太不正經了。你想一部散亂的頭髮，是不是表示纔離床榻的情形？她們有意妝成這一番釵橫鬢亂的狀態，無非是引人人勝的意思。這一



著，我不得不佩服你們女子色慾思想的發達了。」郎君說完，大笑起來，新少奶的兩頰紅暈了。她似乎覺得他的口吻太侮辱一般女性了。爲了掩護同性起見，不得不給與他以相當的懲戒。於是她就嬌怒起來，「輕薄的口吻，誰同你歪纏？」說完這句話，便要轉身走開去了。

郎君惶恐了。他過去拉住她的手，淺笑著說：「你慣會動些閒氣。一句平常打趣的話，而且又不是說你。你們女人往往要替同性辯護著，從前瓊如也是……」

郎君立刻覺到忌諱，把話咽住。然而新少奶已大怒起來，起先是佯嗔，現在成了真怒了。她摔去手掏出自己的手帕來，大有欲哭的樣子。一面還冷笑說：「既然這樣念念不忘於舊的，何苦又把我……」

郎君覺得事情有些不妙了，便竭盡柔撫的能事，去豁解她的煩惱。在十五分鐘以後，一段小風波，纔得到結束機會。誠然費去郎君許多的唇舌

，纔能有此和平之結果，而駕言出遊，也確是其間諒停條件之一。

郎君心安了，便預備出遊，預備作一回並肩携手的遊行，給路人以一些愛情的表現，或者能引起人的羨慕，可以格外彌補她不足之情。於是郎君吩咐廚媪，趕快做起湯團來，替代這一天的晨餐。

正當樓上柔情如水甜蜜無間的時候，而樓下一個六歲的孩子，却感到極端無聊的境況。門外的兒童歡呼著過新年，他只在小客堂的門檻上，悄然獨坐著；身上穿著隔冬的舊衣服，兩手縮得緊緊的；一雙小腿因為褲短的緣故，全然撩在空氣中，紅凍得不堪。但是他並沒有何等的要求，也不覺得有何等苦痛，只是惘惘的坐著，全沒有一些活潑的神情，似乎在他這樣小年紀，已飽嘗人世間的寂寞了。

他坐了一會，覺得太枯寂了，便立起身來，惘然的四顧。堂上掛著幾幅神像，坐在側首的一位年青的女像，在他似乎是最熟識了。於是他躑躅

地走過去，仰著頭靜看一回，兩手仍是縮得緊緊的。他似乎在想，似乎不在想，似乎有些傷感，似乎不見得傷感。他口中輕輕叫了幾聲嬤嬤，仍然回到庭前來了。

又過了一會，他終於摸到廚下去，找尋燒飯的孫媽。孫媽正端著兩碗熱騰騰湯團，送到樓上去，一面悄悄的對他說：『廚下還有兩個剩著，你就去吃罷。』

他很明白新年初一，大家是要吃湯團的，而且不但人要吃，連祖宗也要去供奉，所以他就要求孫媽，把這兩碗團拿去供奉堂上的嬤嬤。這實在是他不解事中偶然一點解事。

孫媽不理他，逕自上樓去了。他著起急來，連連的叫孫媽。

『孫媽！你把湯團供給堂上的嬤嬤吃罷。』

因為叫不回孫媽的緣故，他便摸上樓來，一壁走，一壁叫，一步，兩

步，三步，辛苦艱難摸到樓梯盡處。這又是他解事中的不解事。

『孫媽你把湯團供給堂上的嬤嬤吃罷。』

這句話早由空氣帶到新少奶的耳鼓中。她陡然的變色了，惡聲衝著郎君說：『你的兒子咀咒我哩！新年初一好言語！今日決計不出門了。』

郎君意外的失了望，把剛纔費盡心力挽回的怒氣，重新又添上油了，這不能不恨那孩子。於是他發一語跑出房去。

房簾揭處，孩子立在樓梯頭。

『孫媽！你把……』

郎君的皮鞋正對孩子的胸膛踢去，從樓頭一直滾到樓梯底，以後便悄悄靜了一忽兒。

溫馨的陽光，漸漸移上階來了，照著軟榻上的孩子，兩手掩面的躺著。孫媽坐在旁邊，微微有些傷感。堂上掛著的年青女像，似乎斜睨著孩子。

，顯出十分悽切的樣子。那時郎君與少奶正在街上並肩携手的走著，受盡  
一路人的豔羨。

新少奶的氣已盡消了。

—— 元旦的湯團 ——

## 母親的心

在外過慣了流浪生活的他，今日在他母親膝下，做一時的驕子了。他剛從輪船上回到家裏，一起起的行裝，正在安頓。二十九歲的姊姊，和二十一歲的妹子，都忙着給他服務。被着白髮的母親，也撐着老腰，一刻不停的奔走料理。大家全是喜氣充溢的對着他，彷彿得者一件異寶一般。他在快樂之中，萬萬不相信自己這麼一個渺小的人，給他母親姊妹看來，竟是一個重要人物咧。

—— 母親的心 ——

一切都舒齊了。母親拏出四個雞子來，預備給他做點心去。姊姊搶過來說：『母親！你坐着罷。讓我做去。』他搖手說：『不要做了。剛纔輪船上喝過一杯咖啡茶，吃了一盆愛司餅乾，也儘飽了。我是剛回家的，正該大家坐下來談談，何苦又跑到廚下去。爲這些事費工夫。』母親搖頭道

：『談話的時光正多，何必急在這一剎。那些外國餅干夠什麼飽。』姊姊笑道：『不妨事。我拏一隻火酒燈鍋子來就在這裏做罷。』她果然這樣辦。那時妹妹也端了一玻璃杯濃碧色的茶進來，說是纔泡來的。他喝了一口，覺得異常清芬。母親問他好不好？他說：『很好。』妹妹笑道：『自然好的。這是俞家婆在兩月前送給母親吃的雨前芽茶。母親因爲你喜綠茶，纔爲你畱著，還加上代代花呢。』他沒有話回答，只徐徐的把茶喝完，看姊姊的雞子有沒有好。她正用匙子撮著白糖，要加入鍋內去，見他看時就笑著說：『還是老脾氣。要甜些罷。』他點點頭。她加了多量的糖，然後用碗盛著，送到他的面前。他嫌一大碗太多，主張分些出，母親決計不答應，說他一定吃得下。當他吃的時候，三個人都旁坐着看。他母親更注意他的面色，又過來用手摸他的背部和臂膀，爽然道：『看你面色倒好。身上肉依舊不多。』他立時明白母親的意思，想格外用有力的口吻去抑止她



纔萌動的憂思，就道：『母親說我身上不胖，但是我的體力，實在真好！這一年中，連頭也不會痛過一次，胖不胖倒不成問題呢。』姊姊也接着說：『身體果然較前強壯得多了。你看他行走時兩腳放下去，很有些堅實的意思。』母親聽了這纔慰快。

別後一年的見面，在理應有許多話要說。但是大家爲一時的愉快所蒙，竟找不到一句切要的話。他問過母親的起居，約略得知家中的狀況後，就漸漸談到客中的各種情形上去了。他無秩序的說著，姊妹們聽了都很有味，只有母親不甚注意。她似乎想什麼心事，獨自把眼瞪著，驟然間問道：『近來胃口可好？我看你剛纔似乎有些吃不下四個雞子呢。』這兩句話平空而來，對於他們熱烈的談話，不免給一個巨大的打擊。三個人都出乎意外的錯愕起來。他用率直的話答復了母親的疑問，又繼續講他故事了。可是這種同樣的岔問，竟不幸而常常遇到無不是從他母親而發。所問的

又無不是他健康上的問題。他因母親不時打斷他的話機，覺得很不高興，然一明白母親的心方完全放在自己身上，則又不禁要感動到哭出來了。

他們談話中間，還有一段小小的風波；原來他自命是一個純正學者，最看不慣一般有浮夸習氣的學生，更不滿於女學生的輕薄態度。所以他常常發揮懷疑學校制度的論調。今日偶爾談到女學風氣問題，又引起他的感慨來了。因為他妹子也在女校讀書，所以他就衝著她說道：『現在女學生的習氣太不堪了！我爲了保全你的名譽起見，幾乎要你立刻退學。』他說時憤憤的怒氣跟著出現於他的面上了。這在他妹子自然覺得難過，很想分辨幾句。姊姊却已搖手笑道：『不要說了！現在誰高興談這些正經問題。』她忽又改變口風，打趣他道：『妹子的事，且不必說。將來別討一個有女學生資格的嫂嫂就是了。』大家都笑了。這個問題本可丟開，不料母親聽了他剛纔幾句話，忽然來接口道：『我早就想叫你妹子不要入學堂咧！』

現在你也這麼說，這個主意便可打定。』姊姊是一個性直氣爽的人，見妹子有些過不下去，就道：『母親這麼說，未免過於重男輕女了。偏是兄弟可以干涉人，妹妹便不能自作主張。』他也笑道：『母親！別提這事了。本來是一句頑話，幾乎要得罪姊妹二個，我現在取消自己的話了。』於是三個人立刻回復以前的笑容，爲了這些細瑣的事情，忽而喜，忽而惱，在他看來，覺得分外有趣。

吃中飯的時間到了。桌上的菜都是他所喜吃，這顯然是母親特地爲他預備的。其中有一盆烤紅了的大蝦，也是他所素嗜，然而爲了去殼的麻煩，往往懶於下箸。姊姊曉得他的意思，就儘量把一盆的蝦都去了殼。妹妹望見桌上少了醋，就跑到廚下去拏了醋來，因爲曉得他善於用醋的緣故。種種體貼情緒，他都理會得到。一陣因快活到極點而起的悲觀，突然壓迫了他。他也不多說話，只努力的抓飯一碗。飯完了，盛飯的義務，當然由

他妹妹承受了去。這天胃口真好，連連吃了數碗。母親看了，自然高興。最後一碗飯要盛的時候，姊妹們都已離開舀水去了。只剩母親一人，就立起來代他盛飯。他本來想縮回的，畢竟理性敵不過感情，他以為在理固然不應該，但是做兒子的討些母親氣力，也許格外要使她歡喜些，所以他就毅然把飯碗交給母親了。

他細細觀察母親的神情，較前蒼老得多了。撫愛壯子的心，格外見得濃厚，不論什麼事情爲了他而做的，幾乎都要經過她自己的手，纔能安心。雖然有姊姊自告奮勇，她還是時時幫著料理。她的心本來是多愁的，現在年事一大，更容易牽動憂思。爲了這層，他很怕同母親談天。因爲偶然有一句話，講得不慎，便是供給她憂思的資料了。譬如他說了客中患病的苦况，或是講些傳染症的危險，這便永永不能磨滅在她的腦中了。姊姊告訴他，曾有一次，他講了一樁海行遇險的故事，以後他出門時竟使她一整

夜不會合上眼呢。

他書房內的床鋪几席，都經姊妹們安排停當了，母親還要親自進來檢點一番。他眼見老人家顛巍巍的摸來摸去，心中很覺不安，可是沒法勸止她。夜裏他是遲眠慣了的，而且家裏清清靜靜，很可以看些書。但是母親不答應，再三催他早眠。他聲明早眠是不能入睡的。她說：『睡不著養養神也好。』他違不得母命，只得睡了，母親替他蓋好了被，放下帳子，把一盞菜油燈微微點着，然後退出。大概過了點鐘光景，她又用極輕的脚步走來，喚了他幾聲。不見答應，這纔掩門去了。其實他何曾入睡，不過母親的心思，他是猜得透的，倘若這番不裝睡熟，她一定還不肯就去睡呢。他在夢騰中引起很多的感念，想起客中無聊的生活，和今日情形比較起來，彷彿竟是兩個世界了。他所愉快的不是貪些起居上的舒服。他很明白物質上的享用是可以代價辦到的，只這一片真摯殷切的意味，真是他精神

上無窮的慰藉。有了這一點，很可以使他傲然驕人了。他想到這裏，竟自睡去。夢中覺得一身又在輪船中，硬把他從母親的膝下帶到冷酷的海外去。這在他又何等的失望啊！

## E 姑娘的入學問題

做了一個上等人的女兒，既不必要伊來充處理家務的助手，又不必受經濟的限制，只要本人願意讀書，似乎很可以求些學問上的進益了。然而意外的波折，竟使一個立志向學的女子，終究達不到入學的目的，這又是誰的過失呢？

記得民國初年，內地的學校紛紛開設起來，女權運動，也漸漸有人談起。在這新潮流輸入之初，女學校便有引人注意的必要。像我們這樣一個偏僻地方，也居然有幾個女學校，應時而興。這不是很好的現象麼？如果照當時的進步程序，推算起來，到現在十年光景，雖不能確定女學發達到如何程度，至少也當使人人心目中不復有仇視女學校的一念。這便是無形中的效果，前途發達的朕兆。然而現在我覺得一般人對於女學校的懷疑，

還是瀰漫著；真心向學的女子，還是很難得到一個求學的機會，使伊永含著無限失望之痛。就我所曉得的，舉一個例。

兩年以前，我曾經在某姓人家，處了一年的館。三個男學生，一個女學生，都很聰明肯向學。他們父親是一個有錢財勢面的人，飲食起居上，雖然十分愛惜子女；對於他們的教育，却很淡漠。他以為孩子們年紀輕，隨便讀讀書，用不著細心的考慮。所以我一辭館，他就把三個兒子隨便送入一個學校裏，不再請人教授。只有一個女孩子攔在家裏，不聽入學，這因為他不信任女學校的緣故。

這女孩子的名字，我不便說出，姑且稱伊E姑娘罷。E姑娘不知在什麼時候，打定主意，想入學校，和伊兄弟們一樣受平等的教育。伊也曉得父親是不贊成的；然而從心竅裏發出來的劇烈要求，終究按納不住。伊就向母親說了。伊母親聽了伊的話，不曾經過大腦的思索，就駁回了。伊也



不舉什麼理由，只是微笑着說：『女兒省些罷。家裏住着不舒服？跑開去叫我怎麼放心。我們這樣人家，還怕喫著不夠，讀了書什麼用？』E姑娘那裏肯服，只是要求着伊和父親說去。伊起先不答應，後來E姑娘再三的說，這纔答應。他們夫婦商議過了，把E姑娘叫了來，由伊父親懇切鄭重的對伊說道：『你是我所心愛的。提出來的要求，什麼都可容納，只是這一件萬難辦到。不是我重男輕女，把兄弟們送往學校，把你擱在家裏，實在這裏沒有你求學的地方。那些女學校，都是靠不住的，多少清白的女子墮落在這裏面？他們沒有識見的人，或是不悉其中情形的，懵懵懂懂把女兒送進去，這也罷了。我是一切都明白的，又怎肯聽你到這麼危險的地方去呢？正唯我愛惜你，所以不准你入校。要曉得我是善意的勸阻，不是惡意的禁止。明白這一層，你就不至於怨恨我了。』

E姑娘經過這一番的教訓，曉得父親的意志正堅，一時不能打動；然

而伊入學的念頭，并不因此軟化下來。伊不信女學校真如伊父親所說的這樣敗壞，而且伊自信有正確的觀念，絕不至於受惡風化的影響的。所以伊仍是不斷的向伊母親要求。畢竟做母親的疼愛女兒的心，覺得女兒這樣切心的要求，實在不忍過分的遏止。伊所以就向伊父親建議道：『還是聽伊去罷。』偏是伊父親固執成見，很堅決的說道：『不能！我早打定主意，這是萬難改變的。』這兩句話，却使伊母親著起惱來，怒聲道：『女兒不單是你的，偏是你打得定主意，我就不能。老實說，我已答應伊了！』伊母親說話本來很有力量，爲伊父親所懾伏的。這番伊父親恃著雙方意見一致，所以口風很硬。不料說得過分一些，竟又引起反動來了。這麼一來，倒造化了E姑娘，得有入學的希望了。

伊父親始終把女學校當作一條墮落的途徑。他雖然受了夫人的逼迫，暫時答應女兒入學，然而他還顧到一層。因爲女兒已許人家，如今要入學

校，他認為有通告夫家的必要。如果彼方同意，纔可確定方針。這一層夫人也以為然。所以他就寫信給親家公，請他過來。好在他們是老朋友，全不客氣。一見面就把這事提出商量。親家公聽說未來的媳婦要入女學校讀書，着實搖幾搖頭說道：『老伴！這件事我可不能贊成。女學校是學壞人的地方。好好一個女孩子進去，不上半年，便沾染了一身習氣。學問兩個字，是絕對談不到的。說個笑話給你聽聽！我有一個甥女，在學校裏讀到畢業，還不會寫得明白一張字條兒。若叫伊提起鋼筆在洋紙上，斜斜歪歪寫幾句嵌著英文的，半通不通的白話情書，倒還可以。現在住在家裏，一件事不能幹，而且派氣很大，什麼都看不上。只喜講究衣服，奇形怪狀的裝束，在伊還以為很漂亮呢！你想我們出了錢，得不到一些好處，還葬送了一個女兒，這也太不值得了。也許害處一層，不見得人人所感到的，都像我所說的這般大。至於好處，我總相信是絕對無望的了。你只看女學校

裏所定的課程，那一件是實際上有用的。上好的學生，學了來也只是些膚泛的皮毛罷了。你如果有意陶成女公子，還是請個館師在家教導。能够寫得一封明白通順的信，懂得一些立身處家之道，也就夠了。犯不着把伊推到一個變換氣質的染缸中去啊！』

E 姑娘的父親聽了親家公的話，一句句是他腹中所欲言，不禁連連搖頭嘆息。他以為英雄所見皆同，就決意不令女兒入學校去。只是夫人一方面，還須費一番唇舌去說明這些利害，這却使他有些躊躇。可巧得很，這一天 E 姑娘的舅母來了，姑嫂談話中間，提起 E 姑娘的入學問題。舅母極力勸阻，E 姑娘的母親問是怎麼一回事。舅母道：『別的且不說，只是太麻煩了。像我們珍子，在學校裏真忙不了！讀書以外，還有種種規定的頑意兒。一回兒做新戲，一回兒唱灘簧，一回兒排着隊去送人家的喪葬，一回兒結了伴去賀人家的婚事。你唱調兒，我彈琴兒，一味供人的娛樂。一

則太辛苦，二則太不體面。像我們這樣人家的女兒。何至於幹這些下賤的勾當！我常勸珍子不必去參與，伊只是不肯。看伊還很高興呢！我現在很懊悔，明年決計叫伊退學了。」E 姑娘的母親大悟似的說道：『原來學校裏還有這樣花巧兒。這還成什麼體統？虧你告訴我，否則我幾害了我的女兒了。』

E 姑娘的父母，意見又歸一致了。他們會談的結果，把答應女兒入學的念頭根本取消。

— 題問學入的娘姑 E —

## 出嫁

時代進化了，誰都曉得社會上有很多的事情急待改革。青年男女尤其注意到他們切身的婚姻問題，只是猶豫著莫敢先發。大家還在徘徊歧路的時候，畢竟學校裏的學生知識較高一籌，他們已打著社交公開的旗幟，替一般怯懦者開一條光明的路了。

自由戀愛的呼聲，正在繼長增高的時候，突然有一個女學生，出嫁給她十年前訂定而不識面的男子。這在舊社會中，雖是一樁極平常的事，然而依照一般新的主張，凡是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結合的婚姻，無論如何總是罪惡的，所以就有人對這事發歎惜的論調了。

她是一個新從舊家庭出來的學生，平日十分沈默，形式上不沾一些時髦習氣。據她的家人說：『她是一個古板式的女子，最富於禮教觀念，即

使在學校住了十年，也不會滾入新的漩渦中。」這也許是可信的罷。

她將婚的消息一經傳出，她自身還無何等表示，倒是般同學們都義形於色的抱不平。尤其是一個男學校的學生，見得格外着惱，竟至奮拳頓足，切齒痛恨。

她出嫁前五天，還很安靜的住在學校，家裏一疊連信來催，纔把伊接回家去。她開始哭了，哭的悽慘動人。她既不裝飾，又不進飯食，似乎要用消極方法，抵制這回的出嫁。她母親急了，拉着一個久已做了賢妻良母的堂姊過來相勸。好容易打動了她的心，後來她姊妹對人說：『我這妹子倒比我還古板呢。』

出嫁那一天，賀客倒也不少。在那喜氣盈盈中，却時時聞着房內嗚咽的哭聲。就有幾個賀客暗中議論起來，一個村學究式的老頭子，捋鬚說道：『難得難得！不料現在還有這樣拋不了母家的女子。你看一般時髦姑娘



，那個不想急急的跑到夫家去呢。』一個比較漂亮些的商人，搖着頭道：『不見得罷。你不曉得她是個女學生麼？既不是長依膝下的嬌娃，有何拋不了母家？我以為現在女子虛榮心很重，也許是她父親給她的嫁粧不好，她覺得失體面。爲了這樣不稱心而哭，似乎還近事實罷。』一個紳士模樣的人帶着驕氣說道：『你們的話都不中肯，我倒曉得幾分。這完全是她父親的過失啊！你們曉得她夫婿是怎樣的人物啊。哼！是個窮讀書罷。像她這樣人家，至少也得配個公子哥兒。窮讀書的生活可想而知了。這無怪她要傷心呢。』

旁邊還有一個少年學生，只是搖頭不語。

— 隊 出 —

## 謹愿者的失敗

我們看了丁先生一段過去歷史，就容易了解社會上的立身問題了。原來社會是機詐的，是鬪奇炫巧的，只應讓權術家逞長，卻不許謹愿者託足。優勝劣敗一句話，到現在益發顯明了。但是所謂優所謂劣，并非指內抱的才學，只是說外展的手段，這却不要誤會罷。

丁先生的名字籍貫，我且不去說他，他是某大學的畢業生，西文固然很好，中文也還不弱。只是有一件極不好的事情阻碍他的發展，就因為他沒有充分的活動力，不能在社會上博得人的重視。他不但缺少應酬，簡直不懂交際。他英文雖好，也只能在書本上深入，叫他打起話來，就十分板滯勉強。這樣人才在洋行裏做買辦，固然失當，銀行裏充書記，也是不稱，只是一個書生的身分罷。他也曉得決不是商界中應用之才，而且非志願

所在。他初意很想著書立業，發揮自己的心得。可也不能。像這樣採取虛聲不重實學的社會，丁先生自己既沒有因活動而得來的盛譽，左右又沒有出色的人物給他捧場，即使著出書來，也不值社會一笑。他又爲家計所迫，急於想賺幾個錢，那裏顧得來許多。最後的決定，就在學校裏充個教員罷。

丁先生在家鄉私立中學校裏教授英文，校裏同事大半是他的舊同學。這自然十分適合他的脾胃了。他對於西文擅長的是深切的文學，不是膚泛的談話。是書本上的研究，不是口頭上的辯駁。他生平所怕的是嘈雜無謂的應酬，脅肩諂笑的恭維，所慣的是安靜無譁的修養，由衷掬誠的應對。種種不合時宜的條件，一做教員，那可就不成問題了。因爲學校是高尚之所，自用不著無謂的應酬，學生是求學的人，自注重在書本的研究。這麼一來，他的短處可以完全掩沒，他的長處可以盡量發揮。他自己也覺得這

是十二分穩定的事業，可供一生的致力了。誰又知道一年以後，丁先生竟歸失敗咧？讀者不要詫怪，我早說過社會是機詐的，學校也是社會的一員，自不能脫越常軌。丁先生自從進了學校，就一意發展他的才能。他一方面指導學生，一方面研究學問，此外校中什麼事情，他都不管，這就是他失敗的總原因。原來內地的學生，知識慾很低，虛榮心很大，他們對於教員的要求，只重外表，不問內容。同一英文教員，能吹牛說大話，在外面多活動，有外國人來往，這就是好。反之，口頭上不靈活，在外沒有什麼聲譽，就是不好。所以那地方的英文教員，儘讓一般西崽式剛白度式的人物出風頭。真正有文學思想的人，反而退後。丁先生碰到這一類的學生，就不幸了。

可是丁先生的根本失敗，還不在學生方面，而在同事方面。那幾同事。雖是他的舊同學，意氣都不很相投。他們之中，也分兩派，一派向外發

展，一派向內發展的。那向外發展的，除上課外，不常住校，天天在外活動，什麼什麼會的會員，什麼什麼團的幹事；今天到那一處去演說，明日赴那一家的宴會。歡迎席上有他的影子，發起人中有他的名字。他們活動的方針果然不錯，地位漸漸增高，勢力漸漸添厚，可是本身原來的職務，卻已拋棄了一半。那向內發展的，專注重校內地盤與勢力。他們也不量自己的學問，也不問自己的本領，一味自大，驕氣凌人，把持校內的行政，武斷他人的是非。退講以後，便尋場開賭，消磨時間。這兩派旨趣雖然不同，卻有相類的一點。就是下課以後，各不把書作正眼看。他們原只是一種行販式的教員，將從前自己從先生處所聽得的書本解說，打了折扣，轉給現在的學生罷了。若叫他加上幾分研究，經過一番參攷，那就萬萬的不行例！丁先生對於這些莫名其妙的誇大狂，鞠躬盡瘁的無事忙，心中很不以為然，卻沒有勸止他們的能力，只得自己管自己罷。那知他們已不答應，

一方嫉視他單獨用功，一方欺侮他失勢獨立，就合夥兒與他爲難。丁先生不識進退，不知手段，只是橫梗其間，可笑大家一動公憤，丁先生就被擠出校了。

—— 敗失的者願謹 ——



## 怎樣關係？

人類有一種普遍的好奇心，出乎自然的衝動，去注意一件不關本身，甚而至於是無聊的事情。這可以從細微的舉動上，觀察得到的。譬如路上有人打架，或有一輛馬車撞翻，必惹得許多人駐足而觀。我們走路的時候，若見遠遠有一羣人圍集著，也總要覘過去打聽打聽，是怎麼一回事，這確然是一種好奇心啊。雖也有人見了這類意外事情，儘自掉頭不顧的，這或許他沒有耽擱的工夫，或是心中存著一個不管閒事的理性的制裁，可不能說他絲毫不萌好奇的一念。所以我說人類好奇心是普遍的，內中自然也有強弱的差異，只不是絕對的沒有，這大概是不會錯的了。

我的朋友A君，最富于好奇的觀念，不論遇著什麼大小事情，凡是稍涉浪漫而可自由探聽的，他總帶著熱烈的興味前去參與。他在路上又喜歡

猜測爲他所不識的兩個同行者的關係，尤其是異性的兩個。我和他同走時，他常於倏忽之間，發出一種暗示促我注意，還低聲對我說：『這 *complice* 你看是怎樣關係？』在我麻木不靈的人，往往聽了這句話，纔明白他所注意的，是匆匆走過的一對男女。然而教我怎樣回答呢？他也曉得我是沒有充分的鑒別力的，接着便很得意的用肯定的口吻，說出他們的關係來：夫婦，兄妹，朋友，夫妻……等等。他說時都附有理由，表明觀察得不差。雖然這是很淺易的見識，不知怎樣我却很佩服他。有時也覺得他的假定不見得準，然而我總無以駁回，因爲這種沒有依據的辯論，決不能到一個辯論的終點。曾經有兩次，却於無意中得第三者爲有力的證明。他的先見居然不差，這却教我不能不輸服他了。這兩件瑣屑的故事，倒還有趣，不妨把他寫出來，似乎對於社會上也微微有些影響。有一天夜裏，大概在十二點左右，我和 A 君在一家館子裏吃點心。那時客人已不很多，坐在我們

上面一張桌子上的，是一對一老一少的男女。男的向外坐著，花白鬚鬚，額際微微有些皺紋，兩頰紅紅的，連眼睛都起血色，顯然見得他剛纔是吃過酒了。他態度很放肆，神情很愉快，且吃且和旁邊坐著的一位少婦講話。那少婦裝束時髦，但並不與他接談，只是端坐著，眼線時時射向左右，表示不很願意聽的樣子。這一幅景象陡然引起A君的興味來了。他看了一會，輕輕對我說：『他們怎樣關係？你猜。』我那時毫不思索的答道：『自然這是父女了。他們從戲園裏或遊藝場裏出來，到此吃些點心，這也很近人情的。』他搖頭說：『不對。』我道：『那麼，或許少婦是老者的姨太太。』他又搖搖頭。我狐疑起來，便說：『是所歡麼？』他說：『近了，但還不很對。』至是我可不能再猜，便請他發表意見。他用英文拼音法，念出六個字母來：TONBAR。我領會得是淌牌的諧音，就此不再說了。當我們將要吃完點心的時候，少婦忽然立起身來，向老者附耳說了幾

句，老者只是搖頭，表示不答應的樣子。如此好幾次，少婦似乎發怒，便把圍巾一拉，走了出去。老者並不挽留，等她走後，一陣狂笑，向隔坐一個中年男子說道：『剛纔這個淌牌還不錯麼？可是在老子身上，實在討不到好處啊！』

他乘著酒意說這幾句話，顯露十分精明自得的樣子。我聽了淌牌兩字，不期對A君一笑，暗暗佩服他有眼力，一方面又自慚識見的淺薄。出門後，我就請教他何從知爲淌牌。他說：『這是很明顯的。你自己沒有閱歷罷。猜他們是父女，這是大錯。他們談話，我雖沒有聽得分明，但看老者說話時的神情，實在不很正經，決不是做老子的對於女兒所應有。至於姨太太一層，我看老者形容委瑣，衣服舊陋，不配像討姨太太的人，而且一般做姨太太奴隸的人，大都屈躬卑心，決不至於有這樣箕踞傲兀的態度。你說所歡雖已近是，但就這老者的身分設想，普通一個所歡，怕不見的有

這樣華美的衣服，雙方還許要格外密切一些。我從老者精明的舉止，女的淡漠的神情上，早已觀察到她是淌牌，而且還曉得她是上了老者的當呢。

『我聽了這纔大悟，但我還不明白爲何這老者有意要和淌牌尋開心呢？』

又有一天，我和A君同乘火車。在二等車裏，與我們座位相隔稍遠的，有一男一女並坐著。男的坐在外邊，穿著很漂亮的衣服，額上的髮，曲曲的梳向後面，光可鑑人。鼻梁上的玳瑁邊眼鏡，既圓且大。當我們走過他身畔時，他正把眼鏡除下，用一張花邊的絲巾，細細的揩拭著。手指上的寶石戒，跟著閃蕩，放出異樣的光彩來，幾乎把我視線，震得發眩。更有一陣刺激的香味，突然衝入我的鼻管裏，我立刻悟到是從男子的絲巾裏發出來的。我們坐定後，細測男子的舉止，斷定他是一個富家的公子。那坐在裏邊的女子，年事也不過少，但是垂辮而繫裙的裝束，看去還是處女模樣。他們並坐著，不多言談，神情都很落莫，於是這『怎樣關係』的問

題又起來了。這不但A君一個人注意。車內的座客，也儘有不少竊竊議論的。我親聽得旁座一個人，語他同伴道：『這大概是新婚夫婦罷。』其時A君也開始向我發問，我便學了一句道：『這大概是新婚夫婦罷。』他說：『不見得罷。你看那女子還是處女裝束呢。』我說：『然則是未婚夫婦罷。』他說：『看那男子，不像是未婚的人啊！』我說：『敢是那男子所挾的妓妾一流人物麼？因為妓妾大半喜效女學生裝束的。』我說這話時，明知不見得是，還恐怕唐突，所以很不自在。他笑着說：『愈不稱了。你真沒有見識啊！』我一懷慚，忽又想到一層，便向他說：『兄妹如何？』我想這總不致有誤的了，他沈吟了一會，微笑道：『有似處，有不似處。我也不能確定呢。』於是大家把這問題丟開。其實A君仍在暗中注意他們舉動。過了一刻，他又笑對我說：『我擬定一個關係了。或許是父女罷。你說兄妹，固然近是，但我看那女子，時時遞茶給那男子，神色很卑順。』

男子又時時用一種上臨下式的態度，對那女子說話，所以我疑心是父女而非兄妹。』我聽了他的話，用譏笑的口吻駁他道：『你忘了年齡麼？』他插口說：『你別忙！我有理呢。你看男子不過修飾時髦一些，從神色態度看上去，怕總在三十四五以上。女郎雖已亭亭成人，但經我細細的觀察，至多不過十七八歲。因為富家子弟，大都早婚，所以得子女也早，假定他是三十四歲，她是十八歲，以三十四對十八，便儘有父女關係的可能了。』我似信非信的應了一聲，心中總不以為然。後來車到一個小站，又上來許多客人，內中有一個，和那漂亮男子是認識的，大家互問行徑，只聽那男子很清楚的說道：『我是帶著我的女兒去應考的。』這一句有力的聲明，把一座裏對於他們倆關係的懷疑，立時打破了。當然有許多人異樣的驚訝起來，A君更洋洋自得，連說如何？但我不會恭維他，因我正在嘆社會制度的不良，覺得以後決不敢再用老實的眼光，去猜測人與人的關係了。

— 係 關 樣 怎 —



## 盤算錯了

這一夜星月黯淡。街上黑沈沈好不難行。方老先生剛從一家做喜事人家，喝了酒出來。手裏提著一盞簇新的燈籠，點著一枝很長的蠟燭。他慢騰騰的向前走，心裏正在打盤算呢！原來他老人家是一個極端的經濟主義者。他愛護金錢的忠誠，誰也及不上他？不論什麼微細事情，一到他手裏，總要經過一番精密審察。怎樣可以增進意外的利益？怎樣可以省去正當的費用？一絲一毫不肯放鬆。他好端端把一付腦力，都銷磨在這經濟盤算上頭。但是照現在經濟學家的眼光看來，怕他所盤算的，沒一件合得上經濟的原則呢！這天，他喝過喜酒，做主人的也會勸他坐轎回去。他卻堅執著不肯。其實這次轎金，當然是主人出的，對於他個人經濟主義，絕無妨礙，他又爲何客氣起來呢？這却也有緣故。因爲做喜事人家，大都備有許

多燈籠，對於一般賀客，坐轎的不必說了，不坐轎的，就送他一盞燈籠。他心中早有計算，以為坐轎是一時的享用，燈籠是永久的利益。所以決意拋棄現成權利，甘自走了回去。這正是他獨到之見，做主人的萬萬也不想不到咧。現在他在路上，又起了一層盤算，這却為着燈籠連帶而起的。他正在想：怎樣可以把這燈籠另立標識，不致被人乾沒？因為他家裏也有客人來往，拿了燈籠去不來還，這很使他著惱。有了標識的，還得去討回來，沒有標識的就危險了。

他不知不覺到了一條弄裏。一派管絃歡笑的聲音，把他從沈思中提醒過來。他曉得這是淫業彙集所在。一般胡調少年，正在那裏尋歡作樂。他心中就起個念頭，那些人真不知愛惜金錢啊！這樣浪作浪用，可說是一些沒有盤算了！想著不免嘆息一番。那時弄裏得着樓上映射下來的燈亮，居然有了一條光明的路，不像別處的沈黑了。方老先生忽然打動經濟的盤算

。他想這裏就沒有燈籠也可行得。這條弄原是很長，我何不把燭暫時吹滅了，多少總可省下一些。到一萬不得已的時候，再把他點起來未遲。好在懷裏還有一盒火柴呢。他籌思着，恰巧到一家妓院門前，只聽得吆喝一聲，裏面出來一乘轎子，險些兒把他衝倒。那轎夫理也不理，呼呼的向前去了。他正待罵他一句，忽然想著轎夫手裏提着燈籠，正好借他的光呢。他這麼一想，早已化怒爲喜，就立時把自己手裏的燈籠吹熄了。趕緊跑上去，跟在轎夫後面。那轎夫走得很快，他老人家緊緊的跟著幾乎跑得喘不過氣來。

一條弄走盡了，方老先生着急起來。他怕一出弄，就得和轎子分道。那可完了！誰知事有湊巧，他出了弄，應該向右走，那轎子也不約而同的向右轉。他這一喜非同小可，心裏快活，脚步也輕了。加著剛纔喝了幾杯酒，精神還充足。轎夫雖快，却是有等速的，並不是隨意亂跑，所以他跟

著還不至於過分落後。

一連轉了幾個灣，那轎子總是和地一道。看看家門近了，他就放下了心，暗暗祝謝天公。心中還想敢是天公鑒我一片誠意，有意教這一乘轎子，做我前導麼？我的盤算真不錯啊！現在是上感天心了！

轎子一到他家門前，就停下來。方老先生在後，却怔了一怔；他愁我家夜裏那會有客來？不是客又是誰呢？他正在納悶，轎裏坐着的人，却已出來了，穿着一身漂亮的衣服。方老先生睜眼一看，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，失聲道：『噫呀！盤算錯了！』

作者道：『轎裏坐着的少年，諸位想已明白了！』

作者還得鄭重聲明一句，方老先生是著名的富翁。

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初版

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三版

(實售大洋三角半)

悵  
惘

著  
作  
者  
馮  
都  
良

之

出  
版  
者  
光  
華  
書  
局

版  
權

印  
刷  
者  
光  
華  
書  
局

上  
海  
四  
馬  
路

總  
發  
行  
所

光  
華  
書  
局